尤菴集

五十三

墓表

木川縣監庾公墓表

公諱軾字子敬庾氏皆祖高麗大師黔弼大師佐太祖有功受封平山後有自平山移籍茂松者曰太子少保祿崇自是累公累卿入我 朝有諱益官判事曾祖諱世琳副司直祖諱弘副司果考諱元英以武功階授禮賓主簿妣玄風郭氏進士琳之女公以萬曆丙戌生于沃川安邑縣生數歲已解文字就學于鄭邑長老時有倭寇久在南陲本道兵使李時賢領兵來住傍縣公挾書入轅門縱觀單容仍援桴擊

大鼓軍中大驚公時僅八歲李試詠以軍法公不爲動辭氣自若李大奇之賜以文房物件以奬之母氏必欲成就公常夜課書親自挑燈以至雞鳴又致館客于家程督甚專自是公文藝日進兼通星曆地家說入而事父兄出而事長上聲聞騰交遊益廣嘗遊文元金先生之門先生亦愛之廢朝時赴舉于京仍入三角山寺讀書時廢　母之議已起有數三凶徒聞公名至嗾以利欲引去公即撤榻南歸　仁祖反正湖西章甫大會將上疏以請重峰先生追典能文之士各具草稿文元先生見公所述大加稱賞遂以入啓蒙　恩　崇禎癸酉中生員試先是主簿公

臨沒別籍奴婢以擬公科舉慶賞及是公力辭不受
母夫人强而後始承焉戊寅母夫人沒公年已衰能
執制不懈庚辰除大君師傅陞軍嚫寺主簿由掌隸
院司評出爲木川縣監未幾以事罷歸庚寅正月七
日卒于家其三月葬于家北鶴旨山配令人尹氏其
考僉樞瑾也有婦德後公三年沒而祔焉男長仁宇
通德郎次陽宇武科縣監季顯宇出後季父二女壻
李時泰朴正行也側出女一人通德一男曰昕二女
適申煒成虎三側出六男一女縣監六男曰晟昌遷
最鄙最女適生員吕有衡側出二男一女顯宇五男
一女李時泰三男四女朴正行三男一女公天稟樂

易平和與物無猜救災恤患急於己私人無長幼賢
不肖皆得其歡心以故戶屨常滿焉鄉居五十餘年
無一毫以非義之事見議於朝評沃川自廢朝時以
重峰先生享事互相排擯公雖持論甚峻而異論者
亦不敢以吹毛索瘢焉公之行義此可徵焉當世名
公卿如李判書景奭洪監司命耆最相愛與焉余於
公常事之以丈公嘗以星曆推賤命而警之曰格中
孤月獨明舉世一無相與者願少自貶焉余曰本自
卑下無可貶者公曰是終不欲貶也星曆眞不虛也
因相與大笑矣今公丘木已拱而公言益驗矣遂愴
涕而爲之叙如此云 崇禎癸丑月日恩津宋時烈

述

四山監役申公墓表

申生永植嘗誦其先考言曰世人多溢美而誣其親是不以死者爲有知也今閱其狀文皆質而可徵其狀者真知公矣哉狀中録其遺戒一曰祠堂四面春夏無一草冬無點雪二曰墓上去草除雪必親至拜省三日祭時奴婢前一日入齋夜半呼點有離次者點不令執事祭後行罰殺牲毋先期以致臭敗或先食新物不可徧諸位只薦尊者齋日正衣冠坐廳事爭掃庭除仍監具脩婢僕無使喧笑滌器亦不可專任暑月易敗者盛置覆蓋注以新汲冬則庋置房內

未雞起正衣雞鳴行事此皆其平日所自爲者狀又言公侍疾不就寢嘗截指進血居喪食不稍不脫絰事庶母叔父二妹以誠以敬曰吾親之所親愛者也見同年人雖賤者加禮焉又好施與不屑屑於生産就水石間築亭名曰壽樂　崇禎辛巳春秋五十六十二月十四日終焉公高靈人名櫃始祖成用爲高麗檢校我朝提學檣議政叔舟最著曾祖碩淮縣監祖沃護軍考節度使景澄娶司直池景深女生公幼受業李體素春英李公愛之其字壽翁者李公所命也嘗蔭補四山監役以金吾假郎賜配人死公寡其寃歸以啓光海釋之俄而廢　母議起即棄歸聘冲

庵先生曾孫女金氏其父察訪益煉金氏有識量節度公在官欲益其家造對曰無不足者無子永植其所子也申君啓澄所爲狀蓋如此申君蓋兢兢焉屢舉公執友巴山趙平新平李昫八溪卞尚魯記若文爲質是不敢自信而信於人者余亦信申君且記昔年白川趙完堵言如此而又申生語余以不敢誣親余何敢諛墓也 崇禎丙午十二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學生洪公墓表

公諱顧正字謹初其先出自上國唐季遣八學士來教國人洪氏其一也賜籍南陽麗代有由道官密直

司事其後冠冕連仍曾祖諱繼姓祖諱瀍皆不仕考
諱純慤同知中樞府事贈禮曹判書妣李氏高麗益
齋齊賢之後成均進士潛之女公性孝嘗侍親癠竭
誠湯劑溲矢之嘗親自浣滌五年如一日及其鉅創
致哀幾至滅性鄰里爲之隕涕 萬曆癸卯年二十
八而以三月初九日歿墓在清州治東廣大洞夫人
吳氏祔焉夫人叅奉景智之女男長錫夏次錫武通
政牧使女適林振華錫夏生男一源一亮一迪二章
女壻張恬柳東榮柳後惠錫武生一柱一運一極女
壻正郎李珓李東相縣監李錠李鍵林振華男女各
一內外孫曾男女摠四十餘人公以至性純孝不獲

神祐卒夭其年不得有所成就惜哉然不食之報著於後昆既甚蕃衍而牧使官聯治績克賁先德論者以爲理終不爽焉牧使余姻家也稔聞公世故略述如此云

靈光郡守崔公墓表

余從兄野隱公時榮骯髒自守獨與崔公琢字士精相友每官餘必兀然相對終日不忍捨野隱公嘗曰士精以其人地俯仰名途何官不做而乃自信不疑不降其志其不爲人所知者以此而亦當有以此而知之者矣其後公跡益畸困於朱墨米鹽蹭蹬以沒其世而野隱公殉節而死嗚呼世人終不知公而知

公者其惟君子人乎語曰不見其人但見其友斯實語也公全州人上祖文成公阿仕高麗官至侍中本朝有德之以淸名直道當權擘韓明澮時見幾退老曾祖彦淸官奉事有賢行累世同爨祖希壽歷典七邑爲安東判官見長官年少不肯折腰而歸世稱其高考應夏縣監有長者風沙溪老先生稱之妣尹氏司直慶祐女公弱不好弄長遍經史年二十中生員光海昏亂謝場屋不與進取與儕流疏論李爾瞻妊邪仍閉門不出者十餘年　仁廟卽位闡文科同榜有忌嫉者以故阻槐院選歷成均館掌諭博士兼奉常寺奉事或爲假注書陞刑曹佐郎兼春秋館記

事官出爲黃澗縣監朝紳惜其去公曰夷險不擇臣職也公年四十時縣監公已沒公奉母夫人之官一心奉公不阿上官竟遭遞罷後由刑曹正郎除磷蹄縣監以親癖未上而遞竟遭大故公時已向衰而執制不懈服闋歷典籍戶曹佐郎又出監保寧縣枚殺土豪之爲民害者坐是罷歸然當路服其剛果直舜兵曹正郎蓋將引置清選而又有慕閒者阻之靈光物衆務劇素稱嚴邑公又被差遣未幾謝病歸以已事追論謫居春川數月而放還壬辰正月二日卒春秋六十六公事親孝謹婢使之侍母夫人者待之加厚祭祀主於蠲潔儉身而易足家人大小常勤力而

自給故無所苟於人視世之奔走營利若將浼焉令人蔡氏宣教郎忠益之女古玉鄭公碏之外孫自幼喜閱圖史古玉愛而教育之曰恨汝不爲男子也古玉没令人蔬食三年終奉饋奠及行甚執婦道尤謹於追遠之禮薦享之時益自整潔蘋蘩少鉏賤終日不樂每晨起盥櫛念過　仁宗大王行狀値其諱辰必涕下焉豈有所感於心者耶　仁祖孝廟昇遐久而不肉子孫以年老强之則曰女子獨非臣子耶晚年手寫女誡之俚翻（一作此云）者屬之子孫永爲家訓年七十八而終於　崇禎乙巳祔葬楊州養正里男世榮以蔭入仕次生員世章有才無年孫男邦彥邦藎

邦顯女爲宋彝錫許玶妻者長房出邦儁邦式女爲
李重郁金遇華妻者次房出曾孫摠若干余從野隱
公識公蓋久丙丁亂後余入黃澗之深谷日夕相從
道語世變而慷慨歔欷一日指壁上所書曰此仙源
相國取義時語其語曰日暮江頭臣力無何公泣下
不已曰人臣義當如此目今天地翻覆倫常夷滅吾
輩無以自立於人世矣因及野隱公曰當時見其守
己而已知其有養也噫公與野隱公眞曠世之知己
也哉至今四十年世道益下相國祠堂薦以虜朔而
其人大爲一時之重使公而在復以爲如何也九原
不可作嗚呼欷矣邦彥有文行以親命來謁余銘銘

曰
彼趍而我止今故己後而人先跡雖困而心則亨今
斯其所以賢乎

進士金君墓表

曩在昏朝　聖母幽廢彝倫斁塞當時致命抗節以
存大防者固宜無多而自守潔身者何少也湖南之
南原府有金君諱沆字長源者　萬曆丁巳名進士
也故高麗名賢垢之後進士錫良之曾孫察訪光之
孫都事益福之子君家居修行爲鄉黨所稱既成進
士同榜諸生附金墉議謝恩日將上章以助之君即
揖諸生徑歸奮然有上書極言之意屬草稿已成宗

黨交謁更諫故不果上知有其事者密告于元兇知舊代怖亦懼及焉無何仁祖改紀君自丁巳以後不復應舉仁祖十五年爲崇禎之丁丑也自是復謝絕世路遂構一室于山水之間徜徉嘯傲自號陶村居士其清修雅致必有以自樂者而人不知也竟杜門以終辛卯十月七日也年六十五君扶安人姚安氏己卯名臣處順之孫處士璨之女安氏家南原故君自其考寓居焉墓在府東風谷里配宋氏後沒而祔焉宋氏礪山名族高祖光祿卿惟翊其上祖而考處中嘗爲縣監閭範甚可觀男之鳴進士之聲文科今爲正郎之重之白並生員而季爲教官女爲

司諫李尚馨之子文源妻內外孫曾男女摠若干余
先君子睡翁公與君同年進士當時携手扶義阨窮
而不悔今教官以君行事來示而請銘遂相對愴涕
而書之如此嗚呼君之志非不如古人其所樹立亦
非餘人所及而晩際 聖朝亦不沾一命終於蓬蒿
豈非命也耶然含章自貞以 萬曆進士題于墓道
則其爲君嗟惜於不遇者是惑也不然古之時以不
遇而仍見者何故也時 崇禎丙午九月日恩津宋
時烈述

僉樞 贈兵曹參判李公墓表

白沙李文忠公講恒福葬在抱川之楸谷其左十五

步酉向之墓即其男僉知中樞府事　贈兵曹參判
鰲興君同知義禁府事諱星男字某之所藏也文忠
公在光海朝謂　毋后不可讐遂謫居北塞而卒公
以喪返葬仍杜門不出公年盖三十仕爲繕工監監
役由殿中爲楊口縣監時文忠公已去位郊居矣方
伯乘時沮僇公公即棄歸盖公持身不苟已如此
天啓癸亥　仁廟改玉即除縣宰以私故不赴俄超
拜韓山郡守時大夫人尚無恙食其俸二年遞歸歷
忠勳府都事翊衛司翊贊廣興倉守憂吉又歷中樞
府經歷司贍寺副正兼內乘以宗親府典籤陞通政
僉知中樞府事盖用丙子扈從勞也爲利川府使旋

遞歸復舊踐復出爲鐵原府使壬午遞歸而歿享年六十五公賦性嚴毅嗜度卓犖祭祀以禮墟墓必哭其孝性然也居官清謹節用治民以惠養不擾爲本雖以骯髒齟齬於世而亦無悔色前配權氏判書徵之女有婦道其繼金氏判官季男女皆贈貞夫人金氏常執懂丙子江都陷夫人匿巖穴間遇賊奮罵賊亂斫之落巖下久而得蘇年五十八而歿於丙戌男都守時中女爲府使崔煜妻權氏出也進士時挺牧使時顯學生時望三女爲生員李廷煥別坐南斗相縣令俞枋妻者金氏出也進士與都守妻尹氏並命於江都尹氏罵賊與金夫人同云都守男世章世

萬世馨世章郡守進士男世晃牧使男世龜其繼時望者世萬也其餘不能盡錄公先系俱載大墓刻銘曰

維茲楸谷之原維水瀰瀰維嶽崇崇維文忠公衣履將百世而安寧維公墓亦無艱於無窮

永崇殿參奉申公墓表

不係世類此古語也觀於申氏之門可異焉高麗按廉使祐哭墓有雙竹之瑞其九世有孫曰之益三歲而孤稍長其母泣謂曰汝勉之寡婦之子人所鄙夷遂從西溪李公得胤請業西溪奇其警敏曰乃翁有子矣年十四五盡通經史長於詩屢占解額性剛疾

惡嘗上疏斥爾瞻之姦兩司請拿鞫又上疏言益切中外驚懼公不爲動孝性純篤母病革沐浴齋戒炷火掌心以禱北辰又割指進血及喪任情哀毀吐血數升每哭泣絶而復甦羸病已作而亦不脫絰帶不離喪次饋奠之暇讀禮不輟服闋構精舍於冶溪之上取程子涵養吾一之語扁以養一與西谿玩易齋雲烟相接往來從游講論無倦　仁廟初屢擬官不就其後大臣舉孝廉除參奉職棄歸丙子之變聞嬪成　世子入質痛哭不食自是永無當世意年六十二卒于　崇禎己丑系出巨濟令同正晉升其始祖也按廉之六世孫　本朝直長幹有戒子訓語子彭

齡嘗手書晦菴訓子帖以授二子其季公之考擔也篤於文行捷司馬而無年妣主簿金垣女配全氏有婦德無子一女適曹瑗取兄子鐔爲嗣鐔與其從弟鋹亦皆孝子　孝廟及今　上朝淸州一鄉具述兩世三孝事迹聞于官禮曹論啓皆　命旌閭鐔有一子應泰也蓋按廉有二子自是派分多在嶺南鄭文肅公經世嘗有墓文記其六世孫元祿以孝趾美旌門而其在淸州者幾於泯沒今幸　孝理之下俱蒙恩典嗚呼休哉此豈非世類也耶大雅旣醉再言永錫者其爲風化之助遠矣時　崇禎旃蒙赤奮若暮春日恩津宋時烈述

通德郎李君墓表

世宗莊憲大王別子曰密城君琛其曾孫曰　贈廣原君耆壽子曰僉正克綱子曰監察申祿以　萬曆己丑生子曰德輿有才無命卒以通德題墓道始君好讀尚書早喪父母與從兄白江相國諸公事祖母鄭氏每五日一設燕席丁卯有虜寇己謝京邑卜居驪水上先壠下丙子遭天下亂益自弛置性嗜酒遇輒舉白自浮醉則朗吟淵明歸去辭當是時心境夷曠萬物無足以嬰其懷況財利則尤泊如矣韓叅判必遠君妹婿也見君所著時所爲歎曰非今世人也當路諸公欲君一至京師兼且惜其賢嘗擬齋郎而

不做君聞亦悠然也君風度溫淳不甚檢束而人亦未嘗慢教子孫以朴實爲務子孫至今遵奉焉字得夫享年五十六妣全義李氏配沈氏其考愉實青松大姓生子五人先君歿而祔焉六親咸稱其慈順長子敏達次敏覺敏中敏成皆早沒今比安縣監敏道其第四也孫世蕃世茂世蔓敏達出世茂進士世苾世郁世珎具文濟妻敏覺出世珎出後敏成而具爲郡守世馨世馥世馥敏中出其一女幼比安長女爲朴泰延妻其二女一子幼君落拓不遇而子孫蕃衍魯衛酆郇之序固將與國無窮矣又奚憾焉其沈冥沒身不獲世之滋垢亦非庸衆人之所及也銘曰

市無珊瑚巖棲百層無事飲酒醉臥不興仍葬驪濱其水如滬

郡守尹公燭墓表陰記

公字晦叔坡平人世系具在其高祖同成均偉大碑所謂忠世卽其考公武科至郡守居家與官以順善稱年四十七己卯九月十三日卒葬成均兆令人高麗判院事宋大原後考　贈贊成甲祚大有節事在國乘令人聰明絶人涉獵書史今古事一經耳目終身不忘　崇禎丁未閏四月九日沒于懷德贊成公墳菴而歸祔焉年七十一無子以公再從兄掌令烓子季舉爲後亦無子大懼後人殘毀其墓令人弟恩

津宋時烈書石以表之嗚呼悲哉翌年戊申二月日書

贈吏曹參判孟公墓表

公沒而葬而遷而十五年其次胤觀察君胄瑞樹表于墓前其崇幾尺其廣幾尺其兩額之外尚可篆若干語觀察君來謁余文余曰公之詳既具於誌碣之銘而皆當世之高文偉筆斯足以不朽矣又何贅爲既而復曰今茲世國家艱危邨邨乎其忠義之可思也自丙丁以後文武士非惟諱兵而不言或乃以讐人役爲當然厥或以自強洒耻爲言則撫眉拳自怒其言以相加者滔滔也公於此時獨能隨其所在而

修器械肄坐作繕治城壁儲偫粟米以爲當用卽用之資又上疏勸　上以立大志存遠圖嚴軍律振士氣爲務此豈非自拔於流俗而不顧人之譏笑者耶然當時則破敗之餘百爲厘厘又且中州之域盡輸於虜裘公之齎志而沒也宜矣屬今中原有事而國勢稍振正祖士雅擊楫之日而顧乃小大數同惟燕雀之處堂是樂此余所以獨思公而不能已者也記昔文元老先生之葬也余與公同在加麻之列見公哭泣之哀其後先生之胤參判公槃在京城西余與公皆適比鄰朝夕來往見參判公每與公道語事契之重今俯仰之間倏焉四十年而天時人事之變遞

如許矣嗚呼余之獨思公豈惟懷舊之感耶然又豈易與俗人言哉聊書此俾歸篆焉

李君復吉墓表

文元公老先生蒙難南歸鄰有李君復吉字亨彥與其從兄弟恒吉咸吉朝夕服勤先生没加麻以喪之立祠俎豆之蓋如朱門之二滕也君全義人高麗大師棹之後世爲甲乙族　本朝貞幹年八十孝養其母母年百二歲　世宗大王以爲世所稀有賜書褒嘉焉後謚孝靖寔君七代祖也高祖克文縣令曾祖應奎司直祖憲通政是生主簿惟康主簿娶密陽卞應龍女生君年三十九　天啓丁卯國家有虜亂老

先生爲號召使授君以軍興之事盖君爲人篤實當事必舉先生常以幹局稱之至是果辦其事又出家財以補焉難已先生舉實啓聞朝廷爲設武功職以酬之初付司圃署司圃轉陞儀賓府都事君即家食事老先生如初　崇禎乙酉五月廿四日卒得年五十七葬于連山縣西月午山甲向之原配完山李氏忠義衛宗臣女先没而祔焉男希蓂希苾四女適安廷焌蘇爾延黃羽漢柳穗側出有男女男希茂希蓂生慶果承果希苾生仁果義果禮果智果二房女凡四人內外曾玄摠若干君奉祭祀以禮待宗族以睦與人無所競先生愛重之又在先生門下者君必有

以資之故其自遠者多所賴焉嘗學家禮有所録訓語余與君同門久詳知君爲人希莘故來請銘焉

永同縣監金君墓表

沙溪文元公金先生蒙難于昏朝退歸連山之村舍杜門講學其同宗子廷望字叔遇首詣門下請業老先生甚愛之教以心經家禮等書君自以爲質魯勤師益篤千百之功其危坐處茵席皆穿年廿六寓居京裏婦氏家賊臣李弘老以君爲先生弟子也頻數來見君終不迴謝又遇正言李孝誠陽醉繫孝誠之頸曳出門外曰汝是無母之人何忍相對盖孝誠主廢母之議者也年三十一老先生薦以孝友謹身

拜內贍寺叅奉君以祖父年老辭　崇禎丙子李相公弘胄薦拜重林察訪略就供職爲養繼祖母辭歸冬聞　大駕播遷挺身勤　王路塞不達聞　廟社及元孫移住江都間道赴之亂已拜桃源察訪又以繼祖母辭後又拜金井察訪悉去弊瘼方伯將薦啓以君力止而止遷內資寺直長因陞典牲寺主簿李相公景奭薦以孝廉拜永同縣監未及赴任而卒丙申四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三葬于公州臺洞山壬坐之原配朴氏後沒而祔焉君性至孝爲父母掃塵必拘秩使塵不及焉嘗誓孝友二字于掌內以自省焉及娶婦與共忠養衣服飲食不任婢僕侍疾不解

帶又血指以進居喪未嘗見齒啜粥期年前後五喪皆然其妣既寡有所喜隣嫗君常邀使在傍與羣弟同爨擇其家産之良者以與二妹嘗不遇于其季父始欲相害君事之益虔卒得其歡心周鄒鄰里不計有無有告急者則使往田間任意刈去不問多寡嘗語諸子曰學者立志必師先聖吾學不知方行無所成所願則學曾子耳故其事親之誠至深且篤嘗有王祥孟宗之孝感隣里皆驚異之連山恩津二邑章甫以君實行言于方伯轉聞于朝遂有表褒之　命君之羣行綽綽者如此老先生之愛之也固宜老先生没後愼齋先生又親而重之君没時愼齋又將易

簀矣君弟廷說往謁則扶而起對哭甚傷焉君光州人考定略將軍珏與老先生同爲左議政國光五代孫祖參議成輝曾祖秉節校尉鈞高祖副護軍忠淑妣成氏掌令軾之女朴氏考弘彦祖監司慶新素性慈仁明敏甚有婦道五男重鳴重昌重亨重慶重熙三女適李昭載洪兗徐文博內外孫曾若干君四歲遭倭亂其乳母棄之林中而去翌日乳母尋至則君凝然堅坐而有虎守其傍人以爲虎性孝故以氣類相感而然余與君爲同門友詳知其實行又老先生兩世親君甚故爲之銘

崔君應生墓表

君諱應生字望之君嘗曰吾京城士族遭亂流落又
貧九女家至老或連日不炊終歲不裁衣子女時泣
牛衣甚矣吾貧也然吾拙故貧寧守吾拙以死不欲
爲非義人有侮慢者則君受之而已君又曰吾不耻
窮困而惟婚嫁不售漸至陵替吾先世貴顯誰則知
之是不能無恨爾年六十四卒　崇禎丙戌八月十
七日也配宋氏祔焉墓在清州周岸縣塔山里君外
曾祖冲庵金先生宅兆在其右岡君全州人其十世
祖阿高麗平章事世仍大顯六世祖德之集賢殿直
提學有名德自號烟村迁叟鄉人立祠享之高祖智
成監察曾祖浩文部將娶文獻公鄭汝昌女祖彦清

奉事考者壽前娶大司憲具壽聃之女後娶君之母金氏宋氏考錫昌高麗判事大原之後五男現璟璥瑞璐二女爲鄭鳴鎬柳德培妻璥有至性親瘠斷指又善喪人惜其夭璐亦有過人行現男基永基百女適閔繼重璟男基重基載女適柳時惠餘幼璥男基萬基億瑞男基溥三女幼璐男基顯鄭柳皆有盲內外曾玄總若干世有富貴而見惡如鴟鴞又無子孫死而其鬼餒而者多矣君其肯以彼而易此也歟

進士李公墓表

李侯汝壽先公諱後地字厚也以　萬曆甲午元日生己酉至月二十九日沒在世並餘分只五千九百

餘日矣噫人生百年三萬六千日而是僅七之一强矣靡汝壽毋子則哭之者當以月算焉嗚呼何其短耶然其未至於是者亦多矣獨於公人人惜其短者獨何歟公天分甚高五歲毋夫人成氏恠其之厠久往視之有大蛇經其前油然謂毋夫人曰吾驚動則恐爲所螫故遲之耳聞者大奇之見伯氏被楚於先考大諫公則必流淚滿面大諫公常爲之止居常未嘗有急遽之色亦未嘗以傲言加於同輩然論人是非則灑然有出人處鄰有僑生有文名公獨不肯見曰非吉士也後其人果犯敗常之科其行義見識如此故多有折其行輩者噫其質之厚重足以享其年

而氣之清秀所以局其數也數使假以年則其所成就其可量歟嗚呼其可惜也歟汝壽母夫人莊重慈惠其外王考韓忠靖公應寅鍾愛育於家擇對而歸之公纔六月而公沒夫人欲自盡下從而以有遺腹故隱忍不果則潛篋小兒燕襟以擬之蓋將以解孤之日爲畢命之期也家人覺之防之甚謹故不得如其志其遺腹兒是爲汝壽名河岳其慈愛可謂至矣然有過則涕泣而捶楚焉事舅姑盡誠舅姑亟以善事稱之待娣姒有恩下逮諸姪孫婢僕俱得歡心尤致敬於奉先宰割烹飪之任雖老不許人代之每遇公忌日自月初不肉傷慟如始喪時汝壽既長捷司

馬入仕屢典郡邑夫人聞有鞭扑聲則必使人止之嘗治賊黨連仍甚夥夫人戒之曰恐有無辜者橫罹故汝壽承教惟謹隨有善稱焉夫人生于壬辰二月十八日丙申正月三十日終于汝壽任所榮川郡新卜廣州聖林村卯向之原遷公墓而合窆焉汝壽階通政今爲忠州牧使生男世萬世億世正世載世恒李壽昌尹擷其女婿也李文科佐郎世萬男宜茂宜芳宜芯餘及世億一男皆幼宜茂生一男內外會玄孫總二十餘人噫不蘊其躬者必裕於後福善之道此其徵也夫公龍仁人高麗壁上功臣大師吉卷是其上祖會祖盡忠兵曹正郎祖啓仁成均生員考諱

士慶妣成氏籍昌寧考希益爲郡守夫人系璿派
成宗大王六世孫監察楗是其考吾兄弟與汝壽交
好甚篤每相拜其母隹辰令節上堂進酒歌嘘舞蹈
因熟知夫人之德善而又溯公刑家之風範也今二
母俱不可見而兩家兒皆老大孤露矣汝壽求余記
其墓石遂扶涕而書之如此公己酉秋取進士解禮
曹依例追給進士帖故稱以進士云公没周甲之六
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贈叅判崔公墓表

大司諫崔公諱鐵堅自號夢隱其孫繼昌字宗叟年
二十七而歿于 天啓辛酉後六十八年其子大憲

公寔泣謂德殷宋時烈曰嗟嗟我父尚忍言哉吾年九歲而棄我其顏貌亦未能記何況其心志言行乎嘗問于祖父郡守公諱某則但曰汝父行義超凡亦嗚咽不詳言問諸宗族則曰器宇明粹操行端正孝友兼至持家有法親戚敬愛朋友推重問於平生執友則曰才識過人發軔正路已知天理人欲之辨矣少從石洲蔥山喜好高行非古人不學聞過必改見義必勇深以虛譽過情爲恥石洲被淫刑以死親戚不敢問乃父辨治其喪經紀其家後再娶石洲女爲妻識見明透論人吉凶後無不驗若燭照龜卜焉見昏朝失道爲潔身避世計每與人語及至於流涕嘗

病兩股痿痺經年不能起後忽不醫而自能行步蓋
託疾避禍也夢有人告之曰以耳視以目聽曰此鬼
神告我也以此居世免矣夫因自號曰目聽嗚呼我
父平生得於聞知者如此以此推之其餘可知也今
欲記此於石以樹墓前子其矜而聽之余與大憲遊
久矣以大憲已知公風彩今聞此語顧何忍辭以不
文既序其語而繼之以辭大憲又曰吾世系已具諸
碑刻不復詳焉吾母李氏府使禎慶女也吾弟宣憲
石洲外孫也吾有子世柱世楨世柱進士賢而與其
弟俱夭有一子祥吾弟宣參奉有子厦柱翊柱泰柱
厦柱進士憲有子廷柱進士余曰君之有才無年是

天道之舛然大憲公能繼能述卓然有立羽儀清朝此豈天以是報君也耶辭曰

退之有言天固生之耶天殺也耶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今以此銘君其悲奈何

金泉察訪黃公墓表

察訪黃公鴻字宗之嘗遊沙溪老先生之門時門徒盛多公甚爲儕流所推而谿谷張公維最與親愛公生於 萬曆乙未年三十九而沒後四十一年其胤判官震者以余亦嘗事老先生者使其子喚夏求銘其墓表曰吾父不幸早世其行業無得稱焉然事父母處兄弟皆爲六親所頌又資性端潔光海朝人之

聚膽者滔滔而吾父能閉門獨居以故亟爲明時所收録居喪過哀竟以毁没世吾早孤故所記者只此而已餘不能知也余曰銘如是足矣公昌原人上祖河應新羅政丞本朝贈議政府左議政居正策開國勳封義原君曾祖湯卿贈領議政祖瑋評事贈都承旨考立中屢典郡邑贈左承旨妣趙氏直長應聖女公仁祖癸亥除四山監役求免旋爲全泉道察訪以憂去職而卒配李氏牧隱先生之後其考判書顯英先公四年而没賢有婦德後娶彦陽金氏及第宗海之女李氏生二男其季曰泰耆二女適李星徵楊汝績判官二子三女季子進士一夏而李鳳齡蔡壽

胤沈廷老其壻也泰者四男二女幼李壻男儔楊男曰萬寘而壻則呂尚齊也余謂古語曰不見其人見其友今觀所與則可以知公者不獨內行之篤而已也

利川府使　贈左承旨柳公墓表

扶餘使君柳侯瑾持其先考府使公狀來託墓銘噫吾與侯俱是故李正獻公諱潤慶之外裔婣好之篤非一二世也雖老且病何忍辭爲謹按公諱景紹字而述文化大姓也自高麗大丞車達以後圭組之盛他族莫望焉入我　朝有諱洙策勳封君位躋叅贊贈謚安襄於公爲七世祖高祖諱胤宗司僕寺判官

曾祖諱沂文化縣令　贈執義祖諱惟寬濟用監奉事　贈左承旨考諱諿漢城府判官　贈左贊成妣韓山李氏禮曹判書懿簡公諱增之女以　萬曆丙申生公公自髫齔已有文華筆法未成童赴試場其寫卷時觀者如堵而咸嘖嘖焉拆號日與羣兒立街上有持名紙而過者公名在其中公不色喜動止如常聞者知其爲大器也年二十八中生員罷榜翌年高中進士爲義禁府都事例陞直長主簿遷戶曹佐郎爲陽智縣監丁內外艱先是應明經科既通於詩書易論孟中庸時父母皆年高聞而喜甚並立門外以俟大學之報公錯一字竟不利父母大落莫至於

垂涕也制既終人曰君於經書有前功可復取應公曰吾恨之當時父母情境不忍思也今日復誰爲榮歷祥雲察訪禁府都事歙谷縣令礪山高陽載寧三郡守刑曹正郎交河縣監工曹正郎利川府使江華經歷而終焉前後泣官皆謹守法度去後立碑以頌之者凡五官也亦或有繡衣褒啓則其居官之善可知也公孝誠篤至臨終值忌日猶蔬食哀慕與其二兄友愛彌篤平生不言人短長以故人無不愛之以丙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得年七十一葬在高陽治西古郡坐庚之原以扶餘從勳追贈左承旨諱大濬也與公同年生

先公十六年卒而祔焉扶餘蔭仕以才諝稱女適縣監李志遠士人金萬憲正言安塾士人洪壽元徐文爀側出男玕女爲金夏重妻扶餘男重榮重顯重碩女壻士人崔寓李道成李志遠二男士人世珪奉事世瑜金萬憲三男一興一亨一兌一亨進士女壻士人許堪李萬貞安塾男壽顯女壻士人金澈進士李世奭士人李碩相洪壽元女壻士人李審徐文爀男宗厦女壻士人趙障餘幼噫公少以文藝名人與己所以期待者不淺淺也不幸差池困躓終於下僚豈非命也然子姓蕃衍繩繩不絕不食之報其在是歟

學生朴君墓表

朴生世振世奎世輝世徵等謂余曰吾祖近仁年二十九而没于　萬曆癸丑祖母鄭氏不忍其慟即自盡下從即同窆焉吾祖早世無可稱族黨只言早有文名氣貌雍容云爾考生員應臣其系略具其墓表鄭氏籍迎日父台壽兵曹判書淵之後余曰朱先生嘗銘其氏而著其守門戶不嫁曰盛年苦節宜享其報況鄭氏之大過人者乎宜天之報以子姓之多也一子尚蘭生男六人女六人一男三女庶出也墓在懷德治南雪朗里生員葬在其東麓數十步

九菴先生文集卷二百四十一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二

墓表

贈察訪梁君墓表

沃川郡人嘗以狀聞于地主曰郡居梁應洙年未二十喪其父能善居其喪又善事其母又善其兄弟仍舉其羣行可徵不誣者若干事事遂轉上于朝選曾擬官未做而君已以　崇禎戊寅年四十三而沒其後郡人復申前說以乞追典遂有金井道察訪之贈焉君南原人上世有能讓爲高麗大官　本朝誠之官贊成大提學封南原君其子瓚爲承旨是生淑爲牧使而監察允信司勇思近學生諟是君曾祖祖與

考也外祖金峻上洛伯方慶之後君娶河陰李礫女生女適縣監李惟謙而子以松以栢以栻以樟女爲金亨烋妻者繼娶郭氏出也以松亦以孝行贈察訪其男熙載熙世熙周熙緝以栢男熙績以栻側出熙叙熙重以樟男熙道熙遇側出熙延李惟謙男賴生員頼賴類君以京華右族介然處鄉里間不事交遊而鄉黨無異辭以稱其行而亦有濟美之賢子苟非篤於己而化於家者烏能如是哉是可銘爾墓在郡北化仁江上依古法族以位云時　崇禎甲寅月日

恩津宋時烈述

黃澗縣監閔公墓表

有問閔公聊遠於同春宋公浚吉者同春曰閔宗之第一也余謂閔宗之多賢他族莫望焉此丈雖賢奚至於是意同春惜其年老沉滯有所激而言也豈亦他族也則雖爲第一而不足多故因以見閔之多賢也歟未幾公宰黃澗縣聞其爲政仁恕剛果雖涕咨於窮民犯義則不貸以故其人敬信而畏愛又未幾公年七十五而沒於 崇禎辛亥之五月廿八日遠近聞者莫不嗟歎恨世之終不知公也既而余與其胤泰重游知公之有教仍見其狀公行及世系知公爲振亥公汝任之孫著令公枏之子監正朴公世茂之外裔然後又知公之賢其來有自也因據其狀而

考其行曰公自十歲時執乎弟禮不怠振衣公特愛之姚朴氏早沒公任家務竭誠以養弟妹署令公丁憂廬墓公不離側手具饋奠事庶母如母視庶弟如同胞自丙子以後輒棄舉子業遊放山水間翛然有出塵之懷樂靜趙公錫胤秉銓人有薦公者樂靜曰我知此友不須相汚也晚雖爲官暫屈而常有不樂意歸處鄉里構一室扁以忠孝蓋振衣公所詔也日必早起掃灑室堂整飭衣帶冲澹自適噫斯亦見公之爲人矣乃知同春之與人不苟也公諱光爀閔氏出驪興驪興之閔爲東方名族不須詳其世也公癸巳始仕自司宰監參奉歷司饔院奉事繕工監直長

陞掌苑署別提又歷通禮院引儀兼漢城府參軍時鄭公潛爲其府判官皆能不畏强禦不計利害號稱其府得人拜眞寶縣監未上而遞其爲黃澗瓜滿而歸則丙午冬也墓在水原嘉士谷丁向之原東去振衣公葬十里而遠配金氏桑村自粹之後其考岦也三男長致重有孝行早沒次就重季卽泰重女壻三人金鼎泰宋國憲洪蓋也致重子鎭嵩鎭喬女李翊夏就重一女鄭道東泰重無子以鎭喬爲後曰允謙允諧允誠洪夏成李鳳瑞韓世蔓妻金壻出奎煜奎炫奎炳奎煌李尚徵金用兼妻宋壻出洪壻有二女李鼎齡余晩始得拜公公風神灑然語纚纚無婷婀

論議皆正直可知其心所存而其不爲世所知者尤可尚也抑同春公其顯微闡幽之言數銘曰

惟振衣公忠孝傳家公爲其孫謹守靡他宜顯而否惟理之頗有君子人有言孔嘉我記于墓百世不磨

贈戶曹叅判尹公墓表

尹君理自承旨爲慶州府尹贈其祖考司禦諱泳爲承政院左承旨考諱止善爲戶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都摠府副摠管妣李氏貞夫人坡平之尹自古爲大姓始祖莘達祖麗朝壁上功臣自後世有達官名人本朝諱仁鏡領議政無嗣取從兄郡守仁復第二子諱俔爲后燕山朝有諱晳以司諫數直諫

終被泉壞之禍實郡守公之考也祖考諱思欽慶尚左道水軍節度使姚淑夫人長興任氏不仕諱諒之女參判公事親孝甚雖在布素便身之物無不畢具嘗避兵亂擔輿而行至於肩磨而人不見其疲倦色無不歎嗟性淳朴任真不事生産贅居星州視婦氏財如無覩也采椽脫栗人所不堪而常晏如也慶州君爲郡邑嘗以一介不取勗之若奉以酒食則戒之曰此亦出於民也故慶州以清愼見稱焉　顯廟末年推恩侍從父母　命本道有賜資本道屯膏未及拜受而沒沒時年七十七時　崇禎後癸丑七月二十日也配李氏高麗大師椁之後奕世冠冕考宗澤

將仕郎禮賓寺叅奉人崇禎辛巳年四十七而終于其九月二十二日公没改葬星州伐知村後同原異室五男琪琬玭瑾慶州其季也二女適金震鐩蔡生晩側室男璜瑁四女李元禧李光載朴秀元朴宗吉也琬生男商來四女適宋烻柳沆鄭熈楫金之紐玭生男鳳來聖來朋來二女適金相九李延齡瑾生男鼎來謙來觀來晉來升來女適李先稷理生男昌來錫來益來陽來二女適姜泰相李顯命李生員金震鐩生男之經之綱五女適朴文徵曹逾李宜楫朴聖胄宋玄基公以淳朴之資任眞循分與物無競李夫人亦溫仁淑愼以孝婦見稱然公不求人知不成一

名天道報施識者疑焉然而子姓振振且有能子立身揚名有此追榮天道果不僭矣爲善者可以勸矣余與慶州善來託墓文二時 崇禎著雍執徐孟冬日德殷宋時烈述

楊湖處士閔公墓表

仁川儉義洞向酉之原有墓曰故楊湖處士閔公業子昂衣履之藏也公父友仲母金氏公出後仲父僉知友孟其配趙氏贈判書揚廷女公幼而頴悟絶人孝友出天舅氏趙玄谷緯韓稱賞其句語及光海朝姦臣倡廢 母議公驚隕憤慟絶跡公車杜門讀書敬好孟子每至性善養氣之說必三致意焉 仁廟

卽位文元公沙溪老先生承　召入京師公踵門請學文從而南歸受性理諸書講明理氣四端七情人心道心之說雖羅整菴自謂所見超詣公必折衷於栗谷之說以爲栗谷則朱子適傳也先生愛重之妻以族人女丁卯以所後考妣喪已出塏而邊報遽至避亂人哀公呼擗於路上助舉柩至壙而去旣葬猶啜粥寢苫以終喪遂成痼疾床褥八年而後始愈丙子虜變公聞朝家和約成有魯連蹈海志塞竇不出清陰金先生自雪窖東還公迎拜之以許魯齋出處質問焉蓋栗谷先生嘗以魯齋仕元爲失身者故公就正焉　孝廟初服聘召清陰愼齋諸賢於林下講

論天下大義公喜曰此千載一時也遂往來商量公意蓋憂諸賢當此板蕩之後事未成而禍已至也其後果然公四有　除命而皆不就唯自守其志而已蓋公獲從大賢習聞洛建旨訣而其大規模嚴心法者泯然有會於其心蓋將不息所從不知年數之不足公可謂能自得師矣愼齋金文敬公嘗愛公甚易簀之際屢守公而願見焉蓋欲有所託矣公平居盥櫛端坐不與人往還而薦紳學士向風慕義多造其門焉晚而不樂城市築室楊湖上左右圖書對越神明者幾十年矣與昆弟比屋同門娛侍母夫人門庭之間和樂而肅穆也公終不出爲世用而其衛道憂

世之心未嘗一日忘故其論當世之務舉事論理不爲空言矣吾友鄭公潛抗厲守高於人少許可而至於公每意愜而心服歸其女妻公之子於此亦可以知公矣公之世曰高麗平章事令謨爲上祖　本朝都評議事開寶我　元敬王后之叔父也屢傳至曾祖諱季良官縣令栗谷李先生實銘其墓祖諱濬叅判能以清白世其家公配李氏事君子無違德先公卒男長世益次光益出爲人後仕爲叅奉孫曾男女若干人余於公居止遂不能源源往來而猥蒙公知奬自以爲世有知我者矣公沒而家有變禮羣憾肆兇幾陷大戮而公之嫡孫愼竟至投荒不幸甚矣以

公之善而後承不蒙休佑天何以勸善人也

炭谷權公墓表

蓋當時論携貳之世有不失赤子心常以借之大道語乎朋友者曰故炭谷權公諱諰字思誠也公既沒余追原其意而爲之說曰西銘之道廣矣大矣父乾母坤同胞吾與則凡有含生之類皆在所愛之中而惟有有我之私故一膜之外便成胡越而不相通貫也西銘之意蓋所以病此也公其志乎此者歟然西銘實理一而分殊苟歸乎一偏則亦非大中之道矣論者或病公之偏於理一未知公之果然否乎而然其所以病公者實所以知公也公出言制行處家接

物無不率意任真絕無矯飾雖未知其一循乎天則而其一循乎本心則可信無疑也故其在家在邦無有怨惡惟　顯廟初禮訟之際公所上一疏未免入是非叢中其以善道爲讒諂媚嫉而又以爲敢言之士其以無狀賤臣爲祈天永命之本而又以爲人不敢言其非其上一段似相矛盾而下一段又欠稱停故世人喜以爲訛然其所以知公者實在於此也此其顧傍人是非計自己利害者耶蒙陋淺識幸於此偶然窺闖故服公之心終始不異而妄亦自謂庶幾乎受知於公也使公而可作則必脫賤臣於惡逆之律矣嗚呼孟子屢言大人之事而論其本則不過赤

子之心而已張子之學實繼孟子而西銘之書爲其至者蓋未有失赤子心而能志乎西銘之學者也然余所論公者未敢自信其庶幾而惟公平日受用之實則公常誦其先訓曰凡事必求是毋落第二義嗚呼雖使程朱復起其何以易此哉公既於此用功則其於孟張之學何遠之有哉余性褊駑粗戾用力雖深而終不能變化以效公之萬一今以平日竊瞷公者書公之墓石使其不昧者存則未知公慨然而不居乎抑將莞爾而笑曰世人皆不知我而惟某獨知我乎其將曰世人之知不知我皆如浮雲而子何必如是闡發也云耶噫

南原尹君墓表

尹醉夫潔長源以清名直道死於姦賊士林至今悲慕右弟名混慟其非命歛跡鄉里亦以遺戒子孫晁生大亨君其所生也母朴氏忠原大姓君好善飭身嘗見擊蒙要訣歎曰栗谷眞聖人也臨終亦令人讀而聽之君可謂守死善道者歟古人有言曰愛其人並愛屋上烏若君之善自有可愛者矣不但爲醉夫也君諱晉字退而南原人旣是醉夫族孫其世系不須記而人知之矣配全義李氏其考進士瑩內外親稱其有婦德三子就甲進士甚有孝行鄉人累以薦聞於宮次賢甲聖甲女壻尹後俊鄭履慶柳天楷也

三房皆有子而進士長子來志學修行可見尹氏之多賢也云云 享曆己亥沒于 崇禎乙卯墓在所居木川之搜理洞子向之原醉夫葬于金浦新洞里今 上朝筵臣白復其墓戶云 崇禎重光作噩仲秋日恩津宋時烈述

宣教郎金君益炯墓表

愼獨齋金先生諱集適無育子彬與弟子精致養服勤先生家事清寒而居處衣服飲食未嘗有缺志未嘗有違意未嘗不先顏未嘗不承先百云爲未嘗有不可於先生者故先生甚安之而凡事其父母者無不取以爲法焉子彬名益炯光州人始自新羅王子

興光至今千有餘年而世爲甲乙族至子彬以文敬公爲父以文元公諱長生爲祖以黃岡先生大司憲諱繼煇爲曾祖以栗谷文成公李先生諱珥爲外翁其道學淵源聲光尊顯求之古今鮮焉無儔惜乎以子彬世德家行閟於國俗不得爲世用也子彬平生不言人過不與人歡狎故人皆愛而重之年五十九纔沒先生喪仍遭母氏戚柴毀六年終不聽薑桂竟以壬寅六月十一日不起得年六十三墓在連山孤雲山先兆也娶司禦趙希軾女生子萬里今爲察訪二女適宋世徵金頲補再娶曹守誠女生萬圭萬耆萬量萬堂察訪男鎭守鎭容鎭寬鎭憲鎭寧二女壻

李瑞林潤也萬圭子鎭遠女四人萬鋆二女一子萬量二子萬堂一子二女內外孫曾總若干人余師事文元文敬二老先生與君有兄弟義略記始末於墓石如此云時 崇禎旃蒙赤奮若季春日友人恩津宋時烈述

贈義禁府都事朴君墓表

崇禎丙申月日光州生員朴善彬等幾人呈于本道監司曰本州人生員朴榮林幼有至行自十餘歲時已知承順親意劬書飭行未有子弟過年二十一而父得奇疾奉至醫家醫束手曰不可爲矣榮林晝夜號泣惟人事之窮則遂行禱于神其夜父夢有人

遺之以藥自是疾漸瘳人以爲感于神明人有奉養之具者爭相來助無所吝焉故其親便身之物莫不畢給焉以故在疾十餘年而泰然有安樂之意嗚呼榮林之孝之實若非積於中而著於外烏能孚信於物者若是哉方伯轉以上聞事下該曹該曹啓贈義禁府都事君字伯顯順天人本朝錫命太宗朝封平陽府院君諡文肅高祖義孫縣監自是稍不振曾祖元壽祖彦琛考世挺累世不仕而俱有文行妣完山李氏其考光鍾也君孝行旣卓絶推以友愛于兄弟所與游皆恬靜清修之士鄰有賤人希得以善事親稱於鄉里與君氣類相感每來謁君君必延

入並坐所論皆孝德也斯所謂不匱錫類者歟配廣州李氏有婦德嘗承順君意忠養之物賴以無缺焉君年五十五而沒于　崇禎丙申李氏祔葬于州西時羅山卯向之原長子尚純進士以仁厚稱次尚厚君疾革割指進血次尚素次尚眞生員文行俱優次尚規有至性不勝喪季曰尚準二女適金昌夏鄭守宗孫男光恒光謙光濟長房出光復二房出光潤光有四房出光潤文科及第光履光昌五房出光晦光普季房出外孫金翼瑞斗瑞時瑞內外曾玄甚多余謂凡人不得罪於鄉黨州閭者鮮矣今光是南中大都會其人皆尚文有識而其合辭以聞於官者如此

則君之實行可知已光人始意有褒楔之典矣及退而不無以事偉報纖爲慊者然君子性蕃衍而多賢亦有立揚於世者而女入河西金先生門奉其蘋蘩可謂盛矣君豈不能於人而能於天者歟觀此者庶幾無怠於爲善也歟時　崇禎閼逢困敦九月日

南陽府使朴公淳墓表

儒翁朴公宏才偉器早負公輔望然家有季淵則難爲兄也　孝廟初潛儒翁公甚見知及　即位恨其不及用嘗於輪對　上目公久謂侍臣曰第幾人是朴某弟耶即改其官蓋以眷儒翁者眷公也朝廷亦知　聖意所在議授以方面之任竟以下僚年五十

四卒于　崇禎丙申士友無不嗟惜而最相知如沂川洪公命夏市南俞公槩諸賢尤極其傷悼蓋不但爲私也公容貌嶷嶷然內行淳備以大家子文才豪逸人謂是於科第朝夕拾取然公常有湖海氣其於聲名祿位意有所不屑其就之也偶然去之也欻然其身信而不屈其志揚而不挫故達官要人亦多拱手以聽而官長使者不敢處以僚屬蓋其事行始卒大槩儒翁公規度而趣操則過之矣余故嘗曰知儒翁公則可知公知　孝廟之聖則可知二公之賢矣公沒後二十餘年公之孫泰初始治墓事文谷金相公銘其碣堂從子世采和叔誌其壙其所以發揮引

重者無餘蘊矣茲余略撮數語以對揚　孝廟則哲之聖使今後之人知主聖臣賢者眞非虛語也時崇禎上章涒灘九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處士朱君墓表

國朝以朱爲氏者起自全州始祖曰工曹典書仁今其子孫多在北關之咸興君生長死葬皆在咸興諱默字以容考通德郎胤男卒君七歲當室奉養祖母韓氏母李氏年二十一始娶婦以成家業事親奉祭咸盡其誠談君高祖生員世鳳曾祖奉事虎臣其長子大畜文科佐郎次子大臨生君之考而佐郎無嗣故君移宗於己以主宗盟配寧海朴氏有婦德君年四

十四　崇禎丁亥卒朴氏誓不獨生水漿不入口雖八子一女皆穉弱亦不顧也越四日甫成服竟自殞正月二十五日也遠近聞者莫不哀之男長汝奎次汝斗汝翼汝箕汝參汝井汝軫汝星汝翼汝參皆中司馬女適朴泰素孫男昶旭炅熀昇餘幼余病伏湖西之深谷汝奎徒步千餘里來問字余愧無以副其遠來之意而嘉其醇質篤厚一日以君之銘爲請余閱其家狀又知朴氏之節行如此眞所謂楊公之德又行於家者也銘曰

生遐裔篤倫序於妻子考厥叙此足以觀銘何須多語

忠義衛李公墓表

太宗大王別子曰孝寧大君補其曾孫灝明原君玄孫克成通政通政生諱卿雲登第由侍從官至寺正光海朝忤李爾瞻歸鄉里以沒　仁祖即位贈職參判參判生諱光遠以孝行聞嘗親病祈指娶士人許盡女以　萬曆乙巳生公公諱益賢字士謙自幼能知事親禮晨昏定省出入必告朝夕滫瀡不委婢使嘗手寫栗谷先生擊蒙要訣潛玩不已亦揭古聖賢格言于壁以自警省始爲公車業自丙丁亂後不復從事鑿池築室蒔花種竹以自娛沈公惕權石洲門人也甚有行義公相爲之盡沈公見公撫育孤惸審

於取予視財如賦歎曰人不可及也公歿于 崇禎
壬子配黃氏先沒而葬于金浦郡西白石山東去公
所葬馬山原十里而近黃氏淑質異凡有男子識量
親戚稱其孝敬公奉先恤貧多賴其助常曰富然後
爲所當爲則終無其日也籍昌原判尹璘之曾孫縣
監湜之女三男萬春萬亨萬貞女適士人柳星瑞尹
喜卿諸子皆有志行孫男鶴齡彭齡億齡柳生日章
雲章尹生二女萬春萬亨與余游久矣故爲之書

進士李君墓表

此廣州一用里者故朝鮮進士李烜仲晦之藏也君
才行出等夷不幸而不顯其名不大施於世顧其可

徵者有焉　上之四年戊午黨禍益急君孺人金氏女士也歎曰權臣益肆上天降災黎庶嗷嗷思慕羣賢矣顧仲子東亨曰汝於今可以言矣先是東亨諸友聚會論議謀所以伸辨者東亨兄弟懼有刑禍以爲慈母憂微言以謝客孺人聞之教曰毋以老身爲也余恐范滂毋笑人也東亨等遂安其意與其弟東馣並離疏按至是東亨又獨詣政院投疏極言遂竄慶源慶距京師二千餘里親戚爭來唁慰孺人怡然不以爲意用事者微遣孺人族屬探孺人意蓋將以違拂母心加東亨罪也孺人曰今事是老婦所命也聞者皆歎服翌年己未十二月己丑沒於廣州村舍

時東醪亦從東亭於北塞孺人終無悲念二子吾於是遠近相吊曰閫範亡矣因以講服君刑家之懿曰君八歲哀以哭母能感動閭里遭外服孺人語諸子乃父喪禮之盡至性然也夫居喪之禮鄉里稱之不足信也子弟親戚皆不若信於妻妾也嗚呼君其善矣哉其考沒時甲幼滿前考顧而歎名君而語曰汝在吾不恨死矣其信於父兄如此餘可以此而推也君嘗戰藝成進士逮其永感則卜築於廣州光教山西麓扁以藏六曰存吾性保吾真以終吾年足矣年五十一而終于　崇禎丙申九月之己巳孺人十七歸于君君先公司議德言受贊訖問以世系孺人對

纖悉無遺授戒語則拜跪以受其儀度整敏見者皆賀焉蓋自幼時略通論語書女紅亦極精好蓋其資質之絕異也如此諸子幼從牧豎遊孺人恨懊曰昔孟母三遷而吾不能焉是吾過也即遷居京第伴從師友故諸子皆有文行於祭祀極嚴且慤承君意撫李氏孤幼極其恩慈曰此無祿伶仃我若不恤無以見先舅廟嗚呼賢矣哉古亦罕有也李氏出驪州始自高麗校尉仁德其後皐翰林學士　本朝審寶文閣提學近世有郡守鶴副尉承武判官錙判官生司議公司議公以言行服人初事松江鄭公栗谷牛溪二先生亦重愛之孺人籍順天考縣監日新左議政

承霍之後舉六子東一東明東道東亭東馣東郁東明東道早沒東亭東馣皆進士東郁及第孫男磨庶唐東一出康東明出庠序東亭出女適俞厚基尹淑者東一東明出也諸子從卜人言別葬孺人於州西之沙川將得吉而祔焉諸子余遊也故來請銘銘曰黨錮羣正能扶漢鼎有婦人焉范母之賢其在今世有孺人美所言皆義其德則懿二南之化不本王者君子非之致之者誰嗟惟李若終古稱云

兵曹佐郎鄭公墓表

鄭公叔周子楨迎日人世居全州府倜儻有大志雖達官要人心知其不善必唾而去之以故終身轗軻

而卒於　崇禎乙巳五月十四日葬于州西沃野縣之聯珠山二夫人李氏邊氏皆祔于後鄭爲東方大姓圃隱先生亦其宗也曾祖昌祿祖弘毅考贍姚李氏公以　萬曆丁未生焉光海朝讐　母議起公年甚少奮曰寧死爲毅鬼何忍聞此議遂從鳳谷金公東起學金公文元公先生門人也仁祖改玉就場屋游魁解額聲聞京師京師人皆遑其至二十九中司馬兩試丙子虜變倡率同志有捐軀死難之志又作檄文以責食祿而全身保妻子之人亂已慨念時事有大明天日赫臨頭之句除　陵寢郎有忌者誣請由蹊逕得之公自署其考于壁曰誠附權門鼠

竊廩食考下下遂拂袖而歸　崇禎癸巳登文第先是府官連姻　王室橫恣無已有土豪媚承立石盛頌之公惡之與儕友遂字註其傍以刺之府官甚銜之至是其子弟削公槐院選降隸成均館嘗差典祀察戮盜竊犧牲者未幾賊臣許積因災異入告曰鄭叔周枉殺無辜足以感召也　天怒甚震同春宋公浚吉反覆申辨仍言公致敬祀享之誠事得已陞典籍歷司憲府監察禮曹佐郎移兵曹以事還仍禮郎爲保寧縣監又被修隙者所中而遞後連拜康津順天縣監濟州判官皆以年老遞公自少日與士友講論經史談說義理處家兄弟同居居官吏畏愛解

紱歸時行橐如洗嘗於科製考官稱善有貴游子弟以計移於己有寃公者欲直公而歸之公悠然不許曰榮落命也夫科第人之大欲存焉於此一事可以見公之大略也男祥麟祥龍祥斗皆邊氏出伯仲同年進士仲嘗犯凶焰上疏謫去人謂極肖今爲繕工監奉事季業孫吳今爲營將三女壻姜翻周崔睃金會昌側出男祥發祥虞也孫男國賓碩賓長房出晉賓泰賓次房出勛賓華賓夏賓文賓季房出內外曾玄多不能盡錄公與余同年生雖居止遠不得朝暮遇而常慕公氣槩而每有黃鵠壞虫之歎今諸亂猥有不朽之託而老病垂死略舉其槩如此云時 崇

禎强圉單閼仲秋日德殷宋時烈述

義禁府都事金公墓表

惟我外兄金吾公姓金氏諱浣字濟甫永同人世居報恩縣祖諱廉謹持家守身甚嚴且整成大谷先生運亟稱之考護軍諱好德妣恩津宋氏余姑母也公資稟甚美而姑母德義理致絕出尋常教公甚有法度公文行既成於家庭又游文元公金先生之門且質疑於鄭文肅公經世其最親且久者蔡松川宗吉也公色夷氣清慈祥詳雅日必冠帶定省惟謹暇則危坐讀書雖放縱諧謔者必斂衽起敬爲不善者不畏朝評而畏公之聞之也事親承順溫柔養志無違

躬執滫瀡不以爲勞常慕曾子之鋤瓜以親之嗜蹲
鴟也常手種以治親之所厚善者得美味必以分之
其伯兄汚非同胞也公事之盡其愛敬慈育其子女
同於己出公没而其伯兄言及必涕出焉以小學教
其弟顯曰汝必以身先蹈毋徒誦說爲也李适反邑
宰以　命將簡率勳舊家子弟勤　王于　行在公
故文平公守溫裔也令出而公先在蔡松川義旅中
矣邑宰以爲後至而將行軍法同在囚者皆號泣不
食公夷然曰命也人服其識量焉人有亡失册子而
或曰某丌上者是也公頗遭困殢人若不堪而公但
悠然曰吾無是也後有人歸其册子其人大慙或者

亦終身惓服每過公墓必下而瞻拜焉公嘗曰吾鄉地僻民淳自具景輝爲寓公文采可觀而遜弟之風則少衰矣　崇禎丁丑遘疾疾未甚不廢覲省之禮親視之則必冠巾應對以紓其憂惱其七月廿一日竟不起春秋四十公年廿七捷司馬李忠定公貴掌銓問士於座人以公對者甚多遂除金吾郎未幾遞歸自是杜門不出配丹陽禹氏都事大有女男得源得濂得洛二女爲縣監李碩堅士人朴思齊妻孫震柱得源出震杖震樑震樵得洛出噫吾姑母之賢難爲子也而愛重公特異年將九十泣而思曰流之死愈久而愈不能忘也余少從公遊服公之嘉言善行

深矣今灝之子得洙狀公行余爲表其墓曰公嘗自
號省谷公眞可謂不負於斯云時 崇禎上章涒灘
月日內弟恩津宋時烈述

贈義禁府都事洪君墓表

南陽洪氏自高麗大師殷悅始爲東方大姓其後二
派落南爲全湖右族有昭威將軍允熙自康津移淳
昌其子諱漑又移光州生諱敬升官奉事以豪放不
羈名於世生承議郎諱艇娶僉知中樞府事李玉剛
孫女萬曆庚戌生君君諱以濟字成甫生四歲能
識字九歲李氏沒素食三年長者勸之肉則輒潸泣
不聽弱冠游贛序儕流莫望焉金承旨光燁宰南州

見公詩大加稱賞已而承議公患風病神昏口瘖飲食動息有同襁褓小孩揉時君年踰四十素且清羸其左右扶侍晨夜抱持辛勤勞苦千緒萬端而君誠意彌篤凡有所欲必先意承奉以故君在傍則輒收嗔怒欣然和順焉嘗於夜間以所持竹片誤觸君阿堵睛出垂下君左手收納輪匪右手執事如常不使知也其繼母常曰夫子之疾誠所憫迫而吾所愍念常在於此子之傷死也如是七年未嘗一入私室及喪毀至危身服闋常杜門謝外事君恒追慕嘗夢承議公來臨歡迎陪晤極其雍容承議公歔欷悲歎涕下漣洏仍語地下事甚詳君悅然而起詳録顯末而

仍忽忽不樂於在世惟願下從竟以丁未四月終焉
春秋五十八夫父子精氣無間幽明而常人例爲物
欲所蔽昏然罔覺惟君誠心專一故其感通貫徹告
語叮嚀帝舜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者豈不信然
乎君之孝誠益可徵於斯也配順天朴氏忠義衛彦
璜之女後公八年沒而祔葬墓在南平於田里負辰
之原先兆也子禹紀才而早死有男汝千次禹徵禹
明二房男女皆幼三女壻高可遠李初存朴致久高
卽霽峰玄孫也鄉之士夫屢擧君孝行聞于官令領
相文谷金公壽恒以宗伯覆啓蒙 允而該曹只贈
六品職同春宋公浚吉嘗慕公行甚恨所贈之不稱

也君善事繼母推其餘篤於兄弟友朋亦可爲衰世之勸云時 崇禎甲子九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咸陽郡守趙公墓表

國之南郊杵陽之牛浦里白川趙氏世居之有南溪公諱廷虎爲 仁祖朝名臣與弟縣監諱廷鸞行義篤厚南溪公有子曰錫胤文章道義爲一時所推世所謂樂靜者也公縣監公之長子諱錫祿字享之學於南溪公父子又間嘗出入愼齋金先生門公稟質寬厚容貌休休樂靜公常期以遠到公樂善好義尤篤於事親縣監公嗜酒公以婦家財常不缺樽爵疾病侍湯劑候氣息一刻不離傍側夜則假寐戶外而

亦不使親知之疾革則割指進血既又喪盡其哀祭極其嚴而孝德備矣與二弟錫命懷之及錫齡友愛甚至季弟嘗得心恙生理冷薄公經紀其舍業尤悉心力叔父之喪冒染癘手自襲斂終於無恙庾衮之行無以過也爲宗家祭祀買置田畓以爲永久計公之行義舉其大槩則如是矣公嘗治公車業捷癸酉進士居上游乙亥其嫂兄進士宋時瑩倡率多士請以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公出氣力以折衷不遑之異論者自丙丁亂後無意進取避跡南土力田爲養縣監公夢寐鄉閭又不堪塘草之思公奉歸衿陽無非所以悅適親心也眷集既復團聚南溪公白

首湛樂卒歲以嬉搢紳無不歎艷焉　仁祖戊子公年三十八筮仕爲　陵寢郎憂吉復職爲禁府都事平陞直長主簿再入禁府爲經歷歷刑曹佐郎移工曹以稷山縣監丁外艱喪除爲戶曹佐郎掌隸院司議爲龍仁縣令未幾由漢城庶尹爲咸陽郡守以事就吏徒配安山蒙宥爲歸厚別提令　上甲寅時事大變遂屏跡郊居未嘗入城市庚申更化叙爲平市令翌年辛酉年七十一而卒其十一月二十七日也公居官不擇內外皆以約己奉公損上益下爲本士友聞公卒莫不嗟惜恨其用之不稱其人上世有諱文胄兵部尚書上將軍自是冠冕赫世　本朝胖

太祖朝翊戴功臣嘗奉使皇朝　高皇帝召見奏言臣曾見陛下於脫脫軍中　高皇帝嘉賜奬語公其八代孫也高祖長孫副司果　贈左通禮曾祖應斗副護軍　贈左承旨祖諱冲副護軍縣監公以公從勳　贈左承旨妣晉州鄭氏從　贈淑夫人鄭氏軍資正谷之女己卯人思顯之孫甚有家法婦德咸備公娶禮賓正鄭光前女一男曰嶝生員三女壻生員韓聖佐進士李鬥蕃生員尹孝教嶝三男光瑩潤瑩生員弘瑩生員配休配愈皆韓出李尹皆無育余叔父習靜公諱邦祚實與南溪公爲姓不同兄弟而縣監公又友壻也余因緣出入誼情篤厚熟知公賢遠

於人與爲通家契歲己酉習靜公没葬于清州地公自咸陽馳至相與哭於柩前因道語故舊亹亹而痛惜樂靜公尤甚也今懷之託余以公銘嗚呼吾雖老廢筆研然顧何忍辭遂序次如右而繼之以銘曰嗟惟公賢世孰如之晦不自衒人莫能知漢水之南有田有泉密邇天邑蹄轂紛然不視不趨我飲我食修其孝弟惟行是飭蹙出而仕俄倦而歸惟此一丘永閟餘徽銘而無愧吾今庶幾

生員任君墓表

浦渚先生文孝趙公諱翼開門授徒其教以孝悌爲本諸生隨其賢愚皆務於實行有任君晥字光甫在

諸生中尤純篤趙公見其色愉而貌婉知其深於愛
亟稱而愛重焉君文藝早成場屋屢居上游年四十
一始成　崇禎壬午生員前數年連喪考妣哀毀成
疾遂以其八月初五日沒君豐川人高麗御史涵其
鼻祖也　本朝諱龍臣官觀察使諱琦壬辰之亂舉
義討賊官縣監諱義之官司藝君之曾祖祖及考也
妣原州元氏郡守景諶女君既免喪餘哀發於聲小
兒問何以哭君書一句曰兒童問我悲何事此意他
年汝自知嗚呼喪失其哀久矣若君者可謂性於孝
而不負師門之教者歟疾既劇妻與幼子皆割肌進
血又露禱乞以身代君亦可謂錫類焉爾葬于牙山

竹谷里娩申氏監役邦憲之女夷簡公瑛之玄孫既歸君元夫人每稱曰吾家孝婦若沒過哀翌年癸未年三十九沒而祔焉男長弘挺即幼而割肌者弘益弘望皆登第士頹推許焉女適金振洙孫啓敞敬叡長房出周尚向卨仲房出季房出者浩洞也噫君之生若將有爲而早沒不顯然能以天畀有於己而化於家其視貴而老壽而蠢然者何如也諸子能自樹立而所抱蕃衍或者天之報施其在斯歟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三

墓表

◆丹城縣監趙公墓表

時菴趙公有能詩聲然詩不能掩其孝顯廟朝旌其閭配姜氏判書栢年之娣仁慈正順動有儀法天錫爾類諸子皆克肖其第二爾重字景冠溫靑定省之禮飲食供奉之誠自少而無缺焉兄弟友愛懽極塤篪聞人之善喜而稱嘆讀古人書必思踐行父母疾病稽顙北辰冀以身代及喪哀毀甚喪制一遵文公家禮李相公景奭朴判書長遠前後尉薦之爲中部參奉以事罷坊民訟之於備局李相國端夏洪正

言受河皆自咎其啓罷之誤自 上特命勿罷俄而復罷而旋復部官例遷奉事以事就理而蒙宥換差宗廟署奉事兼差 山陵監造官屢月素食羸悴幾殆尊行戒之則曰吾親以草野布素遺 國恤甄不肉吾弟爾翻官懷德時亦然忠孝二字吾有所受之矣遷直長陞別提移主簿出監長水縣時兄弟四人皆佩縣符姜夫人戒之曰 國恩至此願汝曹勉勵圖報惟以恤民慎刑爲意諸兄弟嘗設壽席則姜夫人又曰以余之故費官廩盛設非謙約之道君克承慈訓洗手奉公愛民如子又勸課儒生修治軍政凡其政事無有遺善老少愛戴頌聲四馳坐前事被拿

邑人流涕騎一款段就道來時所騎也吏民愍其顛仆買一馬以進君辭焉吏民又上言以累百斛米乞贖君而 上察其冤有之憂吉以司饗院主簿除丹城縣監行過長水吏民皆歡迎曰吾舊使君也丹人聞風聲喜如得召杜君亦益勤化導親戚之訟止焉既瓜遞歎曰吾既永感且具爾多喪思與伯仲相依以送餘年自是不復有仕進之心君前後二縣邑民皆磨崖以頌之年七十六而沒于 崇禎丁卯十二月三十日葬于溫陽之先兆配安東權氏主簿洞之女也無子以懷德第二子鳴遠爲後有文行中進士二女壻佐郎朴世寶朴再熙也鳴遠男文煥文炯並

外生若干人君讀書最有味於悵也慾焉得剛之註說曰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此程子所謂讀論語得一兩句喜者數余於君族也且與時菴公爲同門生也嗚遠故來請銘時菴公相禹其名也其先系皆具大碑故不復著云

內弟郭君墓表

內弟郭君文耆老汝以遺腹生於萬曆壬子沒於崇禎己酉其考諱鍵祖奉事諱自防以忠節旌閭其系本出玄風而移籍善山妣交河盧氏僉使克咸女君幼失學僅讀小學等諸書而生質甚美見善從之

聞義則服事母至孝親沒執喪甚嚴奉先必依於禮故雖處貧約而家法有可觀者娶慶州李氏生六男曰檢橧杉柄檣榥二女適申爚申烱季幼我先妣奉事公女自君始生抱持而泣曰承先人後者惟汝而已至誠撫育君亦事之如母視吾兄弟有同同氣君嘗曰吾不恨無衣食而恨無學也然學焉而不能行者亦不取也故其羣行綽綽人有不可及嗚呼君眞所謂吾必謂之學者歟墓在懷德治東息藏山麓檢妻朴氏從葬焉

新昌縣監朴君墓表

余中表弟朴君纘先善述自少身有過直言不諱余

愛其質實無僞以爲可與爲善也後遭亂寓其里巷日與之處察其言行無不皆然蓋其祭先誠慤事庶母如母與姊婿析箸無所靳愛鄉里稱之奉養孀姊愛敬俱至其姊不恨其無子也蓋余外兄金都事流行義修飭君就而受小學金兄嘗曰汝母徒讀此書必以服行爲心君敬信其言故其善行之多如此矣君尚州人始祖甄麗朝大官　本朝世勳僉正與其弟世熹俱爲己卯清流嘗居南陽南陽人皆以祭社是生忠佐　贈承旨是生致敬　贈參判於君爲祖也考諱廷璡察訪妣鄭氏參奉澤之女有婦德君生三歲而孤稍有知鄭氏教之有方又使之從師二十

八中　崇禎己卯生員己亥蔭補參奉例遷奉事直長陞義禁府都事丙午除新昌縣監始以治績聞以事遞歸扁其所居堂曰慶恩自敘其意曰累世終鮮至於余而子孫衆多是先世積善之慶也身無才德而官至分憂是　聖主罔極之恩也年五十九而卒于庚戌之四月廿八日配洪氏先沒而祔焉其考同知時挺也洪氏性甚婉嬪事姑以誠子商皓商逸商翼二女適李顗李敏坤繼娶正郎韓暉女生二女適金夏弼成獻徵君秉心醇謹而性又疾惡不爲崖異之行而亦不同流合汚故鄉人多不悅者而有識者愛敬焉然知君者莫如余也故書此以表其墓云

學生朴君墓表

嗚呼朴君伯馨之墓木拱已久矣每思之未嘗不酸噎也伯馨事母至孝躬自漁獵甘旨未嘗缺如或不得則遑遑焉不能安處其母性嚴或嗔責加於非意則益盡和柔之色得其悅豫然後乃已所居無士族佳辰令節扁邀村中嫗孀設蔬果酒醴因歌舞於前或抱膝吮乳以娛戲焉尺布斗粟必任其財處凡其所欲小無所違以故雖貧儉孤酸而家內常融融焉其叔父老而窮每致於家爲酒食以養之其叔父喜曰吾有汝吾忘其無子也常以不識先考顏爲至痛語及必淚下如雨忌日則必素服危坐以達夜既長

成均生員郭文崇仁聞其賢而女焉遂屈首受書脩
暨以年多學少頗侵之則亦笑而受之曰固也常曰
吾幼而無學困蒙此極吾生子則誓不使嚇雀而使
專於書既而生二子曰再茂益茂益茂纔學語便教
以書以至娶婦生子無一日不讀書今 上壬戌登
第嘗以政院假官入侍記事今爲婺樹督郵乃泣而
言曰此我父之教也獨不使我父見之豈非至慟也
盖伯馨於 崇禎乙酉十月二十七日歿矣初葬黃
澗縣西後卅年配郭氏歿改卜永同縣西後丘里午
向原而祔焉伯馨密陽人其先出自新羅王赫居世
有時庸官直講娶永同典客令全令貽女因家于永

歷四五世圭組相仍魯祖起宗副司直祖廷弼受學於其叔父挹清堂諱嗣宗又師事重峰趙先生考洌早夭妣丹陽李氏四女壻朴士謙盧以元盧以性林東夏也再茂男昌百側出曰昌億益茂男昌萬二女幼曰盧及林皆有子女嗚呼伯馨善人也余每見其事母孝以及其叔父謂人曰能言而行不及甚可愧也相好甚篤焉伯馨名一桂始生其叔祖諱廷老願如胡一桂遺腹而顯故名之云時 崇禎乙丑陽月日友人恩津宋時烈述

外弟金君墓表

君諱灝字靜甫其先永同人高麗太子詹事益光其

始祖也自是世有大官　本朝文平公守溫以文章勳業顯　成廟朝封永山府院君其後稍不振至君祖考諱廉謹孝友出天成大谷運亟稱之是生副護軍諱好德護軍娶恩津宋氏其考都事諱應期都事公奇其資稟絶異教以經史諸子淹貫通達識見超詣眞女士也生二子長都事浣君其季也都事有學行君從而受學都事先父母沒君專主家事孝養父母極其誠意躬自漁獵久益不怠居常務以悅親爲事護軍公沒宋夫人與君哀感甚忽有白燕來巢宋夫人泣謂君曰昔吾祖考奉事公居喪有此異今日豈爲汝乎蓋宋夫人賢君而不自有也宋夫人年高

多病君侍疾六載辛勤憂苦目不交睫者始終如一鄰人感其誠爭致養老之物及喪哀毀踰禮既葬守墓晨夜環而號哭雖雨雪不廢竟不勝喪以　崇禎甲戌正月二日卒得年僅四十九墓在清州青川縣邵谷山丁向之原君推其孝以友兄姊視其所生一如己出嘗析著以其所得推與長兄曰當厚於奉祀之家君之羣行固多可書而撮其最則孝友也君可謂本立者歟使之天假之年則其可觀者必不止此矣娶星山李東美女大司憲彦忠曾孫也男長得洙次得泗得沂得汶得沂生員得汶武科女爲李秀仁妻得洙男震補女爲洪晩徵妻其餘二子三女幼得

泗二子五女得沂二子得汶二女余宋夫人之姪子也於君爲內兄詳知君內行之篤而生員趙匡漢重峰先生曾孫也嘗與君鄰居徵君事實甚眞云　崇禎甲子三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處士柳君墓表

公州長尺面大江之北有奇士焉曰柳君燁然字仲明趺宕恢偉制行不拘小節與人言間以諧謔聞者時或絕倒然遊從必擇其人鄉里有不善者視之若浼最愛人倫聞人有孝悌實行者若己有之人或勸之仕則只以戲語答之亦不爲崖異之言與余韻氣不同而亦不能相捨余嘗得罪竄北君相隨渡漢江

踰鐵嶺至于德源相留一月而歸臨別亦無愍勞語
余赦還入華陽洞杜門端居君又尋到相守窮日夜
談話忽欽祖曰得聞程朱格言恨不早知也自是來
往不絶雖木食澗飲亦不見其厭色也嗚呼今其死
矣何處得來君生於　萬曆己未沒于　崇禎後丙
寅得年六十八葬于州東鳴鶴洞之先兆君晉州人
始祖文化大丞車達爲麗朝名臣其後彦玩以功移
封于晉　本朝辰全判書溶府使　贈判書珩統制
使　贈議政府院君忠傑翊衛　贈叅判是君高曾
祖考也妣具氏綾海君寂之女繼妣李氏其考直長
元英君繼妣出也配李氏籍全州持平守誠之女祔

葬焉男星彩星徵星晉星彩府使四女壻縣監李儀
朝奉事趙儀漢武科鄭濬士人白時勉也內外孫曾
多不能盡録嗚呼君以傑然之才文筆亦脫俗驚人
若將有爲而竟沉晦以沒可勝惜哉君所友李相翻
仲羽兄弟云

通仕郎李君墓表

李君敬夫倜儻俊偉見人不善大言斥之雖達官要
人無所顧忌詩酒棊局談諧笑傲人觀於外者若不
爲儒縛然內行淳篤定省之禮居喪之節既盡其誠
處兄弟以愛接親舊有恩教子以義方謹於辭受之
際安於空匱之苦嘗謂其子曰人而不學無以爲人

吾早孤無教到今面墻雖悔曷追汝須勉旃勿墜家聲盖君豪爽不羈胸懷坦蕩一切遺外事爲而其謹於倫行皆非世人之所可及嘗學公車業而於得失泊然也　崇禎九年天地翻覆遂絕意進途人勸之仕則曰當今之時自非孔孟大手段則無可出之義也每誦朱子讜議序而太息曰秦檜之罪萬死而不足以自贖今日臣子當以朱子爲法而扶植大義也觀象官以僞號易大統君輒削去復書以　皇明之舊又嘗遺命其子以明其志焉嗚呼君可謂有大焉者也凡人大節雖或偉然而小者或闕焉君則兩皆可觀此豈今世之人哉君諱涵咸平人初祖彦高攺

神武衛大將軍　本朝從生咸城君諡莊襄於君爲
六代祖高祖世蕃府使曾祖允實副護軍祖瓘漢城
右尹考復元進士妣驪興李氏議政府右參贊友直
女君先娶同知中樞府事宋希命女甚有婦道常以
小學女戒等書自律先沒而祔葬于公州之東華洞
後又移于全義治東五里許甲坐之原君墓之右男
相吉生員以太學薦曾爲齋郎累遷爲地部郎時任
全義縣監士友推重焉繼室元氏生一女適進士申
錫漢側出植吉柄吉內外孫摠若干余屢從君遊竊
聞君心事而自愧其庸陋每接其言談必惕然若有
失矣今書墓石之後而神思衰落不能形容其氣象

徒切悲歎而已諸子以君遺命題其石面曰有明朝鮮李某之墓云

副司果李公墓表

昭德大夫龜川君諡忠肅公諱睟在昏朝時率諸宗班疏斥姦兇竄配窮荒癸亥　反正首被　褒寵仁祖大王優禮尊屬克享光榮其第二男曰蓬山君諱炯信娶清州韓氏女　天啓辛酉生公諱墅字學而少善病不能致力於學嘗歎曰所貴乎人者學問而知人道而已顧余不幸失學矣謂諸子曰汝等勉之公孝友純篤事繼母無違志繼母韓氏亦慈覆深至宗族於其兄弟不覺其異出焉公配宋氏没人或

勉以後娶以爲養者公曰娶而不賢則於諸子不便矣　崇禎甲寅　仁宣王后昇遐公充差　魂殿執事官見忤宦寺而退後七年庚申十二月初三日以疾卒辛酉正月葬于廣州樂生里宋氏祔焉宋氏郡守鉉之女端一淑愼年十九有行享年五十一四男箕疇箕範箕仁箕傳箕範進士箕疇生著顯著先其餘男女皆幼嗚呼忠肅公既忠節燀赫而箕疇又篤志力行士友推重焉公之行業可謂有自來而又有所往也箕疇與余久相遊從余於公家行耳熟焉故使著顯來請銘銘曰

顯顯忠肅如劉宗正公承厥緒孝友之政有子而賢

是謂亂慶福祿未艾惟天之定

通德郎金君墩敏墓表

麗社北牖有籠巖先生金公涴奉使還至鴨綠江聞之即迴車還入　大明不復返以盡臣節有一子事本朝至文戴公應箕官左議政與靜菴趙先生及其婦弟安貞愍瑭期回世道先己卯沒而免焉郡守世孝叅奉善孫其子若孫也君叅奉公之玄孫也曾祖澄祖克忠皆不仕考鋏別坐妣海州吳氏生員雯之女君生而仁厚信實以行義稱於鄉里市南俞公棨賢君深且舊秉銓時言於僚寀曰此秉且籠巖之裔也未及注擬而君歿於　崇禎甲辰得年四十二臨

歿歎曰吾以名家子孫不幸早孤亟欲興衰起替而今且死矣上有八十偏毋吾死不瞑矣君事親顏色必溫甘軟必具以無兄弟奉養不忍須臾離有一妹相愛甚至嘗奉親就其夫家兩得其歡悅雖世業蕩殘未嘗以財利見惡於人亦不言人過惡故人皆以善人稱之　孝廟賓天葬前不肉此亦人所難也配鄭氏縣監以壯女有三子昱昌最二女壻趙鳴岐尹栻也君常讀小學書手書中庸出入必相隨其善行蓋有本焉昱從余游有文行爲請君銘古語云愛其人愛其屋上烏噫君與昱固可愛而非籠嚴公之風節孰能使人欽仰而以及其後承也市南亦賢矣哉

司僕寺判官李君墓表

完山李汝源遭亂落南寓居于俗離山下時以儒爲名者來在不遠地遠近趨風猶恐後人君獨不往來抱經史探討於寂寞之濵既而蔭補繕工監監役陞出爲六品職司畜署別提司憲府監察懷仁縣監皆其履歷再爲監察以義禁府都事出監比安縣歲値大侵賑事爲一道第一既有品服之　賜繼下增秩之　命以臺諫言反汗而只　命準職差遣凡七年不離比安又歷翊衛司翊贊引儀兼漢城參軍其稍陞者司僕寺判官今　上乙卯用準職前　命拜軍資監正時以儒爲名者得志肆兇遂改正又撫前事

編配　命下而獲免焉自是更無人世念築室于驪水上爲終焉計未就而君沒于己未四月十九日得年五十八君有才無命丁丑亂後連喪考妣三兄一弟相繼淪喪入而含恤出則靡依小大六喪心力殫竭四門之孤寡衣食百須皆由君拮据以生以居蓋君內行既盡於鞠凶及居官賑死手拊口濡俾無捐瘠其仁矣哉　聖上察其勤苦　恩褒甚渥儉人慕間竟至屯膏可勝歎哉第於羣陰閉錮之時括囊塞竇不亂其志可謂賢矣在縣時手寫孝經剞劂以布其化畏亦可謂知要矣君諱敏道國姓　世宗大王別子密城君琛其始祖也曾祖克綱僉正　贈贊成

祖申祿監察考德輿脫略名利不仕而終焉妣沈氏
青松大姓進士壯元愉之女國勇府院君鋼之曾孫
君娶廣州安氏封淑人護軍謹之女護軍完陽府院
君李忠元之外孫淑人婦德備焉先殁而葬于驪州
地今將遷祔于廣州治東局正洞君墓之左有一男
曰世奭進士四女壻縣監朴泰延士人李洸南龍伯
生員宋相魯內外孫曾摠若干余於君猥蒙不鄙山
齋溪舍動必相守講論古書必兩忘其所趍君沒時
余待刑海外聞君之訃懷舊而屢出涕焉今因進士
之請略書其墓石銘曰

物以羣分辨之早辨孰謝利祿而能向善惟君有守

儉德辟難內省不疚尼窮何歎巧者過此應有媿汗

全義縣監李君墓表

廣平大君墓在　獻陵之北麓其子孫以族而位焉惟全義縣監諱益灘字晦叔別葬于通津縣南陵洞里癸坐之原君廣平之九代孫也廣平生永順君溥文章勳業冠冕宗英高祖諱仁健縣監　贈贊成曾祖諱郁郡守　贈領議政祖諱厚載僉知中樞府事贈叅判考諱逈文科掌令　贈大司憲妣尹氏坡平生員興坡女君自幼有孝友行年十六又三十丁內外艱以善執喪稱事繼母李夫人君出居郊外手持鄉味以進李夫人受而嘗之則喜見於色李夫人嘗

染癘君侍疾益謹終亦無恙人益異之蔭授永庫別
檢陞主司藁簿出爲全義縣監爲政勤謹縣民安之
嘗結小屋於京裏仍置之而不理曰見爲官不可營
私文谷金相公壽恒亟稱其遠嫌中年哭內小兒女
滿前家事益旁落人或勸之住君不肯曰向人費乞
字耻也年四十六而歿于　崇禎辛亥七月十九日
配恩津宋氏先歿而祔焉宋氏考直長時煜也宋氏
安詳柔順六親稱之男洙直長沂業儒五女適柳禧
進士安相奭安瑞九洪胄華沈璋內外孫並若干迁
齋忠貞公諱厚源敏樞公弟也迁齋常弟視余余仍
與君熟焉今其弟遇溥君晦爲之有請遂叙次如右

而係之辭曰
舊有滄江趙先生其名曰涑迂齋公石友而君之尊屬而不苟毀譽于人嘗稱君內行純篤茲足不朽於永世故使銕之於墓石

從仕郎朴君墓表

吾中表弟朴績先善述有子曰商皓字公翼自幼少時問字於余余察其言爲其不合於義者蓋寡矣以故父母稱其孝鄉黨稱其弟可謂善人矣若論其實則世下俗偷喪禮先壞君之考愍君喪慈而毀瘠欲滅以蠹桂君不忍焉至被箠撻而猶不聽其考亦泣曰其至性如此父不得而子也事其繼慈一如所生

友弟妹益篤其考益愛重之其考病甚將拜醫問藥其醫厭煩塞竇不納君乘墉而哭醫感而副其請以誠病遂已後又在京病革君徒步百舍然後奴以馬追至前後侍疾雖晷刻未嘗入處私室及喪吊客不忍聞其聲　上之初服姦黨肆兇君痛所事寃誣奔走遑遑以求訟辨當是時可謂危脆之極而猶不肯與匪人同事又使諸子廢舉業及其更化之後則又守靜無心進取君最與其外兄鄭進士慶欽善叔友義篤至善叔自京來而病沒君哭之如天倫殯於家而割地以葬此足以警薄俗矣君之外內實行無不可觀惜乎其半途而殁不終其成就也君以甲子卒

於其六月三十日得年五十四葬於報恩之舍林驛甲坐庚向之原君尚州人甄爲鼻祖世爲鄕纓族本朝世勳與其弟世熹己卯名臣南陽人並祭於其社曾祖致敬贈參判祖廷璡察訪與吾先君子有姻好察訪出爲族父引儀賢能後娶迎日鄭氏生善述君之妣南陽洪氏　本朝開國功臣吉昌之後同知時撰之女君之配曰光州金氏別檢自鍵之女三男曰禧慶來慶履慶二女適黃鏤成休徵余於君差先一飯故君自幼從余甚久相視甚篤而知之甚詳今於叙其事行老病垂死十遺八九嗚呼歟矣然後之觀者足以知其槩矣

永禧殿叅奉閔君墓表

余友閔公瑞自江都留務所以書來曰吾子鎮夏亡矣吾既哀其夭且無嗣重哀其高才美行堙沒於來世願藉子一言以表其墓余甚悲其意不忍辭而叙之曰君性質異倫自能言卽了文義其發問常出人意表未齔其外王母故爲隱語曰吾年二二十十二也卽曰然則五十二也聽者奇之稍長容色秀朗思致精明書史聱牙迎刃無礙又得人之善惡吉凶於辭氣之間最長於稽古以至士夫氏出能究悉源委雖專於族姓家者無以過也於他技亦不學而能事父母順敬處兄弟友愛閔氏祭祀謹禮君執事周詳

未嘗失儀與人淡若無情而緊愚之分甚皆爲文以
繩削無瑕爲主君自少善病癸丑十月廿五日遂殁
十二月二日從葬忠州天登山下其祖考觀察公兆
下得年三十一其世系具載觀察公大碑君字茂弘
嘗爲生員補齋郎君生長名家才行殊絶儕流日望
其成就立揚以竟世道而遽屈遠圖豈非命也公瑞
卽大碑所謂慶尚道觀察使也娶府使洪霳女生君
婆趙氏觀察使龜錫女嗚呼古人有言仁義之世父
不哭子以公瑞之仁戴麻扶杖呼天而慟年未周甲
而有三年之喪三焉其理豈不爽也余於君病時就
而問之其殁也以勿爲未傷以慰君孝心勉公瑞令

又表君之墓而蹈襲前言曰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已乎茂弘竟何爲哉嗚呼可悲也已時　崇禎閼逢攝提格孟春日恩津宋時烈述

君閔氏適孫今　上元年乙卯觀察公上疏乞以君弟鎭周之長子宗洙後君　上特許之程子嘗曰長子雖不得爲人後繼祖之宗絕則亦當繼祖爲後閔氏家法其正矣哉君之祀仍亦不絕地下餒鬼其歆艷者幾何也

◆金華叟墓表

姨弟金君光老其字華叟其貫光州其先出自新羅國王有王子興光避乎光因籍焉　本朝大司憲若

采四世而有叅奉克耻是生進士愛胤是生府使益亨是生通仕郎震復是生忠義衛愼孝無子君其二從弟生簿愼己子君既爲忠義公後奉祭修墓等事無不盡其誠心所後妣孺人郭氏忠臣奉事自防女夫稟卓然實有女士風寡居五十年身持門戶所以使夫家基業不墜者其規模嚴密各有道理君承藉繼述不懈益虔又惟繼序之重取從姪爾煥爲後以永其祀可謂能子矣嘗居鎭川及長以爲沙溪先生是大憲公八世孫而其宗族門人多在連山實鄕曾鄕而我邦族也遂移就之連山人賢之處以館舍之任君恪勤修舉能使廢墜完復人益多之君年四十

八没于　崇禎癸亥葬于青山藝谷里娶從仕郎洪思道女有三女適生員朴泰錫士人李命鐸安太奭孺人視余兄弟如己子余兄弟視君如親兄弟而其行義又有可觀者故相愛特厚焉今因爾煥之請略書于墓石如此云時　崇禎丁卯正月日姨兄德殷宋時烈述

進士俞君墓表

進士俞君命弼直甫市南公之仲子胤甫文曹之弟也君生時市南公有異夢三歲市南公與往鄰並適新雨溪漲君牽衣止之曰水渾恐不可測四五歲能綴文一日見蓬頭兒君指曰此正有巢氏也七歲市

南公指道傍石佛而問曰是亦有父母乎對曰萬物皆以天地爲父母也嘗隨市南公任所見客苦寒請贈以一衣嘗收羅負者就囚君又進曰恐彼凍斃於獄中請姑約日而遣還之見有瘡瓦者則必請施與見有戕命者則必惻然止之市南公嘆其仁愛之出天也十一市南公言事忤上旨讀古詩忽伏而涕泣問其故君曰近聞大人將有遠謫此詩有父子相離語故也廿一魁進士人皆艷稱而君未嘗以是自多大學推以爲掌議君辭不就廿五市南公沒君號慕如不欲生與伯氏執制不懈人比以二連越四年又遭母夫人李氏喪又廬于墓側只以一蒼頭自

隨其居處飲食見者無不愍而憂之未幾疾果作以
己酉正月十三日三十歲而沒於廬次胤甫繼逝遠
近聞者無不傷悼君疾徹妻閔氏欲就廬外具藥物
君拒之曰婦人不可近喪次噫以君質美養之以正
文之以藝是宜立揚終孝而其愛物之心足以有濟
於人而苗而不秀又死於孝無以勸人子之善居喪
者是尤可痛也閔氏牧使燾之女一男曰敬基女未
行嘗聞君幼時市南公嘗醉而指曰咄我其先爾耶
爾將先我耶今君略有數年之後而其不還之徵則
已見於當時矣抑以氣清數局之理而知之耶余市
南公游也以情義之篤銘其三世四墓韓文公所謂

亦觀居此世者何如也者斯實語也

烏川鄭君墓表

君字賢哉圃隱先生之十世孫也生於　崇禎丁亥
沒於乙卯正月廿五日君性至孝親病割一指進血
又將以一指繼之其從兄抱持甚堅使不得遂手親
既沒慫其從兄久不相面稍長有志於學讀聖賢書
堅固刻苦不幸遽至於此嗚呼惜哉君無子臨絕顧
言曰以兄子續皀嗣我君考曰雲翼監察祖曰儒典
籤曾祖應善別坐君嘗從余問字余甚愛其志行期
以成就矣今不忍無言書此俾刻于表陰而題其面
曰烏川處士鄭君獻徵之墓云　崇禎乙卯月日恩

津宋時烈述

進士金君墓表

今水原府使光山金侯益勳初葬其子萬墡於廣州地以今八月十八日改窆於本州草月面伐川里負亥之原其宇某生有異質性且孝友少能好讀書尤長於綴文嘗於春曹例講童丱之日記誦之敏詞華之贍超出羣隊君齡僅九歲沂川洪相公時以宗伯撫頂稱賞人皆艷歎丙午與其兄萬埰中同年司馬君齡十九仍復發解大科及詣庭對寫力不贍儕流先對者有欲助其文字君正色曰國家有取人法不宜苟借人力終不聽士友間尚傳其說其所以直內

而方外者出於天類如是　崇禎己酉某月某日病不起得年僅二十二其妻漢陽趙氏知事緯韓之孫郡守億之女君沒後六年甲寅又沒自失所天以後必期下從同日合葬果如其願其烈烈之行尤不可使堙滅者也有二子俱夥只有一女其父愍其無嗣以必繼其後之意屬於子姪夫金氏以麗朝八代平章入我　朝尤大顯君之祖考　贈領議政行吏曹參判諱槃曾王考沙溪先生文元公諱長生高祖考大司憲黃岡先生諱繼輝外祖丙子死難臣府使金琯也以君之才學行誼生於大家人孰不以益大其門戶爲期而不幸早夭且無嗣續可哀也已　崇禎

甲寅九月日老先生門人恩津宋時烈識

金生昌肅墓表

嗚呼此清陰老先生族位之地而自號三古齋金生之墓也生始生而先生接而名之曰昌肅盖取洪範之義故其字曰仲雨翌年壬辰先生没生既省事則取讀先生遺文曰曾大父知我而我則不知焉盖將傳其業而不幸短命以癸丑十月初三日無子而終焉盖既終而其父壽增延之録其言行乞銘於余甚矣延之之哀之至而生之志行之可惜也是宜學周秦尊敦之文者述其事而斲荆玉一片鐫以露薤籀蚪之體立之幽澗之邊秋桂之陰而識生之墓矣然

亦何忍諉此而辭以文鄙也其先系已具先生之表陰其外翁參判曹漢英而婦翁郡守李紳夏也生英秀頴悟學語時便知文字稍長即好古文及古書而畫亦不喜令人故自以名其居而於外物則漠然無所好於是乎其貌泊然而止其言溫然而簡其行潔而修人見之翛然若塵外界人而又鄙俚之言不出乎口浮靡之習不設乎身則是又儒學家規度也精英之氣達於外和粹之容接於人則其充積之符也技方蒼雜百家之言間之於經傳之餘則劬於學而能博者也知病之不可為而安閑整暇酬酢如常無一毫怛化之意則又可見力之定而知死生之說者

也嗚呼此所以延之之慟之至而不能已者也然生愛親甚至自幼及長不忍暫去其側則其孝心之純篤也退之有言曰願勿永傷以慰孝心此可以少抑延之之至慟也否此猶未也則退之又有言曰死而不朽孰謂其夭嗚呼斯其可以庶幾否乎嗚呼是亦難忘者耶延之謂余曰願使吾兒不朽噫生自不朽奚用贅爲只以告今後之樵童牧豎曰爾母或躑躅歌呼於此此三古齋金生之墓云爾 崇禎甲寅三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通德郎權君墓表

安東權致道泣而言曰吾弟顯道十矣顯道生而秀

朗性警敏質直好看性理書如易之圖書書之期三百無不涉其流而溯其源下至京郭方技亦汎觀而知其說嘗與諸生上書于今 上殿下斥鑄積之姦以訟其冤陷人孥家屬溯大江入清風府先墓下杜門端居不與人往還歲庚申世道更始始從公車發解于東堂吾早孤只與二弟爲命而期望於此弟者不淺矣不幸棄我而先矣吾重哀其短命學未就志不遂願得子一言以表其墓余因致道得其人熟矣況世誼甚厚雖病且死顧何忍辭顯道名尚明權氏自高麗大師幸爲東表大姓擬諸中朝之江漢族曾祖察訪諱煃祖諱聖源以名進士嘗掌泮宮議倡多

士首請文成文簡二先生從祀聖廡卒官府使考執
義諱格清名直節顯於　孝顯朝妣李氏九畹諱春
元之孫都正楚老之女九畹實爲　宣仁朝名臣顯
道娶觀察使李世白女生二子二女其長子燮年十
四顯道生於壬辰六月初八日沒于　崇禎甲子二
月十日沒時神氣了了處後事纖悉可知其有定力
云銘曰
清風西趾江灣谷遂權氏世位顯道密邇妻兒薦祀
先靈臨視是爲受祉退之曾謂
金生昌立墓表
昌立金氏子字卓爾父文谷相公母羅氏君英特秀

勗雖鋒頴勃勃而亦慈良豈弟十歲隨相公南遷能乘馬馳驟尺視千里已大肆力於文學於詩經力最專焉近世鄭君平以詩名人以爲有貞和格致君獨曰只得其枝流惜乎其不根於性情之正見人雖甚嗜猶必欲與同歸於善繁華玩好一不以綴意君既孝友慈仁出於天又陋今希古然意氣猝發於心則曰欲飲醇酒曰諷咏雅騷登華岳俯滄海既酣輒誦太史游俠傳慕悲歌擊筑之遊蓋迫隘今世之卑陋其清明豪爽之氣不自禁也父母甚鍾愛有兄曰昌翕志尚出於類君日常師用兄弟間相謂知己　崇禎癸亥君年十八病痘瘡甚十二月二十六日以逝

其革也嘆曰吾何貽父母憂至此明年二月八日葬于揚州栗北里去其曾王父清陰先生祖同知公墓五六喚近其先安東大師宣平也君娶太學士李敏叙女有一女其兄知己者爲立傳余又悲文谷語識其墓如此嗚呼長逝者魂魄其有知否乎既葬五月恩津宋時烈記

墓表

朴承樞夫人任氏墓表

判承樞朴公淳死　太宗命賜其妻任氏墓地禮葬爲任氏大司憲獻之女也蓋我　太宗朝　太祖大王移御北關之咸興前後問安使不得還後當遣使　太宗問誰其可者承樞公性忠直清白常慷慨自許事君當盡臣節卽對曰臣請自往公　太宗所眷重者未卽許公復曰臣爲君死乃其職爾衣君食君而臨難苟免臣所恥也始公於　太祖爲布衣交欲以誠意感動　天意回蹕于京師也行至咸興遂望

行在所公故以子母馬繫其子于樹而騎母以行則相與躑躅回顧移晷不得進　太祖臨眺而惟之於是公上謁　上欣然叙舊賜以酒食曰爾何遠來見我耶公對曰竊不勝犬馬情欲一瞻　天顏而死故臣來耳　上曰爾繫子馬于樹何也對曰妨於行路故繫之則母子不忍相離雖微物亦有至情也公欲以此微感　上意上意戚然有不釋之色公因涕泣嗚咽　上亦爲之泣仍留公不遣一日　上與公局戲適有鼠以子墮自屋角至死不相捨公復推局伏地而泣　上復戚然曰爾其休矣吾且思之即諭以回蹕之意公承　命辭行　上曰爾其亟去行在諸

臣果爭前請殺之　上不許度其行已渡龍興江然後始許之而授使者劍曰若已渡江勿追也公偶得暴疾尚在江北遂斷其腰使者復命　上大驚因問曰淳死何言使者曰淳跪向　行朝大呼曰臣死矣但願毋改前旨也　上涕淚交流後數日謂諸臣曰朴淳余少時良友也予終不食疇昔之言南還之意益決始公將行　太宗問公曰卿欲有所言者乎對曰惟不稱職是懼無復可言者　太宗曰卿勿以妻子爲念即　賜第宅及他物至是　太宗聞而大慟曰知其必死而請行其忠勇無比焉又　命畫工只畫其半身以著其實焉任氏自公北行日夜禱天及

聞凶音自經而死可謂並美齊休矣子殿中昕後贈參判蔡大憲壽銘其碣而略載公蹟曰　太宗悼其爲國亡身録功贈職兼賜田民又公玄孫惟敬墓表亦曰　太祖在北時自請使有回天功云而公諸後裔蔭階　教旨皆舉公亡身清白實蹟考諸掌故可見矣今　崇禎紀元之癸丑公八世孫浩遠澂遠謂余曰吾先祖死　太祖命瘞其所而今無可徵誰爲我藐焉惟任姓墓在高陽府事門令欲樹碣而並載先祖事因以家乘授余又公外裔僉正李寓亦來見余爲說其母夫人每泣言少時及見公神主畫像及録券矣倭變家破時並失云矣余曰當時事略見

於野史小說而亦未能詳也其時公爲所事不避其難而以 聖祖仁聖終不能救其死且 行朝諸臣爭請殺之終至於必殺而乃已其故何歟姑據其家乘記之以竢知者知焉公陰城人曾祖諱梓工部尚書祖諱玄柱典理摠郎考諱文吉郡事皆仕高麗云是年九月日恩津宋時烈述

今 上二年丙辰 上用內外孫陳乞 命以公八世孫浩遠主公祀又 太宗朝所賜田移屬於官子孫又以爲請則 上教曰朴淳諷諫回天之誠不可無褒美之舉他閑田特爲優給庚申大臣金錫胄爲兵判白 上曰臣取考本曾文書則朴

淳子孫曾有付司勇之規今亦依前其宗孫浩遠付別司勇何如　上特許之又許重建其旌門然賜田之　命久未施行壬戌檢討官李彦綱以爲言　上又申命畫給　聖朝崇報之典至此而更無餘憾嗚呼盛哉後十二年甲子冬時烈追識

令人白氏墓表陰記

惟令人及其考休菴先生事實牛溪成文簡公略見公碣矣休菴遭禍在　仁廟乙巳令人生十五歲矣能備知某也正某也邪邪所以害正正所以害於邪其考之所以扶正而爲邪所仇曰士當爲此不爲彼聞者凜然鬼動人謂休菴之有女何如孟博之有母

云公師事休菴嘗自晉州挈家就甥館公在晉時有一鬥之人其人貞信自守一日自來詣館下公謝遣之令人覺之卽遣人追還使執掃灑又白大人圖所以脫其隸籍此二南之後所罕有也令人既富厚愈敏於女紅公從仕時當從 上上陵服有未備令人絲治蒐染數日立辦終免借邢之愧此事雖小亦可以觀欲於賢婦也令人固多可書而世已遠此數段曾孫逢源逮事而能言者信而非誣也水原之白遠有代序高祖持平孝參曾祖叅校思粹祖王子師傅益堅至休菴益顯焉妣安氏文成公裕之後令人幼習小學諸書經傳文義亦多通曉休菴家法然也子

孫載在碣文毅道後爲主簿先令人卒成文濬爲縣
監鐸子洞源庶出子得源鑩子光源浚源鎰官至令
子逢源令高靈縣監進源進士長源胥魚重明李萊
姜有璜朴之相進士錢官佐郎子淳源婿經歷朴世
基韓相老成重器郡守金光炷成文濬男櫟僉正朴
別坐櫻郡守胥申敏一大司成安厚之尹正得玄孫
揖柄機洞源出懋霖彬浚源出根楷逢源出根參奉
樺相權進源出植格樸楷淳源出也外出著者參奉
朴泰徵副尉朴泰定縣令成熙績縣監成熙胄鍾城
府使申恂其男掌令命圭總二百餘人令人　中廟
世已省事至光海庚申歿可謂壽考矣嗚呼乙巳事

爲我朝大是非雖先輩儒賢所見尚或不同余恨與
高靈相知晚不得及令人存升堂納拜而請質其所
疑也豈不賢於藥醫與畫工之徵荆張也今甲子二
周矣因表令人墓益增傷歎也休菴先生靜菴文正
公之高弟也　崇禎乙巳長至日宋時烈述

◆貞夫人成氏墓表

八松尹公沒二十有二年朝廷以公諸子銜訓續聞
爲搢紳楷範令　上初服陞文舉官爲大司憲宣舉
爲司業於是以大憲公推　恩贈某官夫人當從贈
貞夫人而以公嘗守完山尹先已受貞夫人誥故無
加　命謹按夫人姓成氏籍昌寧縣牛溪先生文簡

公諱潭之女聰松先生諱守琛之孫　嘉靖壬申四月初九日生年十九歸于公夫人既生長禮法之門性又莊淑事姑慶夫人盡其孝順慶夫人甚安之長子婦崔氏其家以誣告獄廢主時夷滅無遺公亦坐廢人曰禍由崔氏盍謝絕以自紓夫人不忍焉愛視愈甚親族服其仁　天啓癸亥　仁祖反正公歷顯清要慶夫人固在食其祿夫人承奉唯謹專務養志親表貴賤其至如歸而酒食之供唯命是從未嘗言有無公陞通政爲承旨及府尹夫人一皆視秩啓封公既貴顯諸子又連倫而進夫人愈自儉約紡績紝紉未嘗去手作奇巧取贏餘竟絕於言議之間公兄

弟五人姊妹三人子姪甚衆異姓咸聚其細麤不同而夫人待以恩義處有儀法七門之最(疑)無有怨議不滿者　崇禎己卯公歿長子繼逝夫人重憂致哀十年如一日戊子出後子某官安陰其九月二十九日夫人卒于縣舍將葬啓公墓有潭泉之患遂奉公柩十二月三日合葬于尼山縣西長久洞酉向之原去先府君葬三里而近長子勛舉墓在其後竊惟人家興運將至則必有賢婦人承主內事輔佐君子教戒子孫以成模典既而鄉黨承其化世道有所賴茲豈但家運之所關哉今觀太憲公兄弟既足爲一時之光而其子弟皆有文行茲蓋公之所貽而亦豈夫

人之教使然哉夫君道也妻臣道也相得而相成理勢之自然也竊嘗聞程孝女賢而當時無可稱者卒於未嫁而死伊川以不配世俗常人爲不恨然亦豈眞不恨也歟其惟夫人乎有德而歸逢其良又多賢子孫成文簡公眞可以不恨矣嗚呼休哉公之世族德善履歷後承清陰文正公俱著于阡碑故略最夫人事實追纂其下方實立此碑者仲子商舉時爲白川郡守云

貞敬夫人申氏墓表

友人李君美兄弟早孤有文人曰其母氏之教也既而皆占大科皆爲大夫人曰其母氏之慶也既而君

美兄弟事君以義持身以度爲世名人則人又交口言曰嗟其母氏之賢使然也夫賢否之徵或取諸訾頌或考諸湊解然皆未若徵諸子孫之爲可信也余故敬以銘其墓申氏出自高靈余嘗過高靈邑人猶尚其上祖墳我 中廟朝有文景公用溉有古大臣風論者謂文景而無死則北門之禍無作也其子判決事瀚生郡守汝柱郡守生同知檝夫人之考承旨諱應榘其出也遊牛溪成氏門有高名妣淑夫人安東權氏夫人生於 萬曆庚寅正月廿三日承旨公嘗曰吾女女士也必以配良士年若干歸于李判書碧梧公公慶州大姓文武全才標望絶人夫人在家

固孝敬祥順一移以事姑與公慈以御婢使誠以撫宗黨入門未幾六親咸稱之公前夫人及媵御所育甚多夫人撫養嫁娶恩意周至既而自有子女人猶未見其厚薄及公沒夫人抱二子泣語曰吾不能使汝續成吾則無以下報故其有過失訶責不少假必改悔乃已課學甚嚴勿使少怠及二子相繼登科並居清列則夫人每以不逮公爲悲時節慶壽諸子稍設則夫人止之曰何心歡慶諸子有升沉不爲欣慼季子嘗奉使越海夫人亦夷然不使有可憐色與弟監正涘友愛彌篤相見稍疏則涕戀不自克得一美味雖相遠輒必附至之嘗以公貽典受眞誥命服在

躬尊榮無比而夫人猶謙約自持始卒不渝焉辛丑四月廿九日沒葬鎮川草坪里面酉原與公異穴蓋夫人天資明達識見甚高其於義理不合者鮮矣宜其有君美錫爾而大李氏之門也余嘗銘碧梧公徑樹其於先德後承詳矣其謂慶徵即君美今爲副提學其謂慶億即錫爾今爲大司諫余又以監正公狀記夫人墓石而其所謂通書史知義宜而不欲人知者略與吾母相類孤露餘生不勝愴慕遂與君美相對掩涕而書之如此抑又念監正之狀悲思痛念愛深辭切眞所謂一字而千涕者然則夫人之賢不獨徵於子孫而亦可以徵於兄弟也銘曰

古訓有之婦者家之盛衰惟李氏蓋嘗少替惟碧梧興之惟乾道無所獨成惟夫人承之以義既相于公又成其子惟昔肯鞠謂將汝棄爾書爾劬爾身爾耆爾纓爾綬長弟煌煌幽壹有造邦家之光凡爾母婦琢此銘章

郡夫人宋氏墓表

恭惟我 列聖洎我 后妃敦宗睦親其道特著而於其賢德者 恩禮益隆故郡夫人宋氏 宣祖大王第十二子仁興君靖孝公諱瑛之配也我 仁祖大王親簡於諸名族使仁興具六禮以聘焉夫人聰明慈惠喜愠不形事姑閔氏嬪及嬪之母孟氏既孝

既敬克致深愛　仁穆王后性雖嚴重嘉其賢行特
施慈覆詔命婦莫敢望焉閔氏孟氏喪各致情文年
踰七表而必晨起盥洗親執祭需雖祈寒盛暑不懈
益虔宗家異居必率諸子婦往莅之子弟恐其勞傷
請止則曰吾今老矣後雖欲如此得乎迨及仁興同
氣哭泣必哀祭奠必慤先是避亂而行躬負閔嬪祠
版及　宣廟御筆俱獲無恙性又儉素飾無重錦寶
翠之物而閨人匱乏則周恤急於己私待戚疎尊卑
皆有恩禮教諸子常以交游博奕爲至戒曰吾欲汝
曹毋墜先範於其父母孝亦不衰其養不止於口體
而已有新物既薦姑嘗而思念私親猶不入口霜露

之降感結姑墓乘轎往省彷徨不忍去盖其孝德尤天得也夫人既修於家而其德升聞自　仁孝顯廟以及今　上既尊奉備至　仁烈仁宣及我兩　慈殿尤盡誠禮夫人歿在今　上辛酉十月二日疾病　上特遣內醫訃聞凡終事無不軫念　聖教前後下者至八九　大王大妃　王大妃並致賻襚禮將發引　上命詞臣狀其德爲文以祭之哀榮備矣夫人籍礪山上世大顯於麗朝後有領議政軼相我　中宗大王其孫寅尚主爲礪城君以文章學術見推於士類號願菴又歷奉事惟毅僉知訢玉僉正熙業娶觀察使吕祐吉女而夫人生于　萬曆戊申後僉正

公以夫人故贈贊成襲爵壺城君夫人所舉凡十而只育男女各二長男朗善君侃次朗原君侃女適趙泰開李秀文朗善適無子以朗原男全坪君漸爲後側出男曰星坪都正濯朗原六男長卽全坪次全城君濬全溪都正溥全山副正深餘未名孫若干人仁宣王后喪朗善爲守陵官侍殯殿夫人以禮事入闕顯廟使於別堂相見又使朗善略就其第省覲仍勑以薑桂曰恐貽惟疾之憂恩意之隆邈焉寡儔嗚呼古聖王不廢其親生相愛死相哀我朝家法之美非後世之所及也然而記曰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者賤無能也故必有盛德然後能享福澤則

尚賢之義又未嘗不行於親親之中也夫人其亦賢矣哉

令人宋氏墓表

余幼也育於從兄砥平公與令人相長大相視一似兄妹既而令人俱失怙恃且無兄弟奉其慈氏几筵從其姊之從夫之官者南下遂邑余遂送于道哭泣相別時則令人年可笄已久矣余尤愍然以憂而戚然以傷也俄聞入李氏門爲立初配事都事公媚于尊章而孝謹聞于宗黨余喜且悲不能自已俄又聞其侍奉在礪山之羅巖里嘗一棹就訪則都事公迎謦不容口必曰吾家佳婦余固知令人之賢有過人

者其窮於始而亨於終者亦洞沈之理也不但爲令人喜亦喜立初之得賢助也既而有子有女又立初見知於世入仕得祿然令人每見余必泫然以慕父母愈久而愈不已夫窮而呼父母人情也然人老則變安則忘者皆是矣余隱之於心以爲令人之孝如此宜其神報以福也蓋既沒而見立初所爲狀皆女士事也雖立初刑家之化之使然而非令人之資之美亦焉能自致如此哉狀曰令人治家聲不出戶外大小事無不咨稟而行之嘗曰婦人兼治內外事非道也以故號令不及於男僕借居人家雖棗栗之微必收拾以還家主親族或以財產言及則必遜謝如

不欲聞婢使之二舌者必痛加呵禁故雖異姓咸聚而絶無長短語常莊重自持不喜鬬語戲笑以是諸婦女相戒恐其不可於意故所在必靜肅雖久困於糟糠而無怨恨意及夫子得官而色不喜蓋亂後世道大變有寧甘丘壑之意及夫子官漸陞以至出宰縣邑其意亦不樂也既至則勿令有内入二字逮其罷歸辭氣亦泰然若自得者云余不覺歎曰有是哉余固知其賢而亦未知其賢之至此夫歆艷富貴婦性尤甚況由儉入奢之際其心不動者難也得喪交切之時不戚戚以悲者尤難也雖聰明才智識達古今者聞令人之行未必無愧也砥平公諱時嫌圭菴

先生文忠公其所後祖也吏曹判書鳴谷李公山甫其外祖而令人外祖朴某江叟先生薰之孫內外世系不須著而無不知者故不復贅令人砥平公季女生於　萬曆乙卯沒於　崇禎丙辰男之老二女適進士張世翼生員安相萬季未行墓在某地云

李秉天妻金氏墓銘

谷雲居士金延之祖文正公考同知有女而賢相攸宜歸于韓山李氏兒秉天其名稼牧支父進士漮業文辭既受贄饋喜解顧以在家孝克以移奄忽而逝纔二朞父與母曹慟無涯曰吾女也端秀姿小學內訓誦爲師清明簡潔絕營爲既承君子申佩褵佩帨

蒢蘭無所私鳧鴈琴瑟欲問詩時來空谷從爺嬭忘
其甘豢共寒飢以勗良人此棲遲曰彼榮達匪我思
子守簞瓢我縞綦聊樂我員百年期一疾纏綿藥難
醫戊午仲夏月朏時廿三而終何短脩受豐數促理
可疑石室之山族位纍埋魂其間庶不翬念其平生
書自奇孰哀其死篆斯碑華陽老叟一般悲爲作銘
辭遙以詒

九菴先生文集卷二百四十五

墓表

先祖妣柳氏墓表

我先祖妣安人柳氏墓在懷德寬洞里負艮之原府君墓失其所在祖妣系出高興縣父濬高麗尚書封高興伯祖坊判官祖妣生于　洪武辛亥既笄歸于我先祖考進士府君諱克己姓宋氏恩津望族執端明誼以清裁直節與鄭圃隱諸賢相善是爲府君之考府君以名家子妙年選入太學階郎將不幸短命以沒祖妣年二十二其父母欲奪其志祖妣矢死靡他自負四歲遺兒脫身徒行以就舅姑蓋自松京至

懷德五百餘里力盡氣竭足繭腸焦匍匐門外舅姑始不肯納曰何女子不聽父母是不識三從之義也祖妣泣而對曰我之三從今不在於背上兒乎立三日不去舅姑感而受焉自是慈孝彌篤終始無間而所育兒諱愉胚胎光英幽貞卓絕當我　太宗朝隱居養德世所謂雙清堂者也祖妣大泰强康備享志物之養一時名賢如朴醉琴彭年諸人有詩記以美之　正統丙寅雙清公又逝祖妣任運達觀不以重哀損其天和仍與二弱孫繼祀繼中續聞成宗益啓其業　景泰壬申祖妣年八十二而終後二百餘年當　崇禎癸巳七世孫同知事希命等既揭雙清公

墓刻以顯遺烈思惟本原曰嗚呼我宋世綿積厚埋
應紹開而其懿行高節宜有是子者其惟我祖妣乎
其逢將承膺子孫千萬則孰川豐而不源乎而旌褒
之典迄今未舉大懼因循堙沒於無聞世雖眇綿猶
可及圖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宗盟
咸應曰然事聞朝議始難以久遠無徵遂復以鄉人
耆考之狀與刻在墓石者上之於是禮曹判書李公
厚源等啓曰臣等竊惟　盛朝之初麗俗未變雖名
門右族夫死再適恬不爲異柳氏以弱年孀婦非有
法律形勢之防束而能不爲習俗所移貞心勁亮素
執愈堅視古衛共姜陳孝婦可以並美　列聖所以

褒崇節義扶植彝倫之道靡有不舉則柳氏之至今
埋沒誠爲欠典追表門閭以新一代之觀聽允合事
宜領中樞府事李公敬輿領敦寧府事李公景奭領
議政鄭公太和左議政金公堉右議政李公時白議
曰柳氏節行卓冠今古久而未泯有百世必傳之跡
無一毫可疑之端實宜旌閭復戶以酬義烈激厲頹
俗 上特命施行是年六月觀察使趙公珩奉 聖
旨令本縣舉行如章嗚呼 聖朝所以崇報之者蔑
以加矣子孫曾置墓田乃以 朝命蠲其租入每歲
三月准禮一祭並係 恩頒可以昭侑於罔僭矣寬
洞古黃氏之葬也今其墓西累百步府君外祖知郡

粹之藏也其數三喚地宋氏子姓其丘相望而其南十數里叔橋山則雙清公墓也金文正公尚憲實銘其碣稱引世德而子孫之載於其陰者殆千餘人然不能什一也晦翁所謂盛年苦節以享其報者此其徵也歟惟是府君幽堂終無以契蕆剔其事行寧可考尋第觀於所刑則其修齊之實有不可誣者矣嗚呼祖妣純懿之行沉鬱幾年而始見於今顯榮表著煇嫲一世此天之所以有定而善之可以爲勸也歟然倘不遇 聖上立極導良之化亦何以與此凡我後昆必能子而孝臣而忠弟而弟以盡帝畀之衷然後庶不負 聖明之意而可以拜祖妣之墓矣嗚呼

可不懼歟孟相與勉之哉　崇禎丁酉七月日九代孫時烈述

平山府使府君墓表

宋氏譜恩津者起自判事大原歷得珠春卿二郡事以至府君府君諱斯敏官至通政平山都護府使弟曰執端明誼有名麗季府君以執端公玄孫正郎順年爲嗣府使汝諧進士汝翼生員汝礪議政鄭光弼校理朴季幹是其子壻郡守世忠參奉世良進士世一縣監世平是其孫叅贊麒壽奉事龜壽文忠公麟壽司議鳳壽億達是其曾孫至大司諫應漑牧使應泂副提學應洵都事應期縣監應光應愛應鶴應鸞

應宗則世益遠也府君神主遷瘞墓所墓在楊州外西山馬山原　萬曆乙巳提學公葬其子婦于其下爲文以告府君外裔韓氏亦從葬焉　崇禎壬寅宗孫道興率宗人時燾時杰等修治兆域復議建石焉蓋府君上爲執端公兄下以正郎公爲嗣長乎恭愍朝爲我　太宗十三年所置官則其原委事實必多有可言者而皆不能詳可歎也已其傳信而可徵者我　太祖定都漢陽府君自松京撤屋移構于盤松坊鍮店里　嘉靖庚子叅贊公重建其屋而其一長楹仍舊焉公之孫判決事頎祚少日猶見其采痕不改至壬辰兵火始燬焉今分主鍮店舊址者道興及

都事公曾孫基隆也都事公生贈贊成甲祚令記此者其男時烈也書之者執端公九世孫浚吉也其時崇禎甲辰三月日也

先祖雙清堂府君墓表陰記

舊表陰未滅者有曰少好武事才名超羣不喜仕帶疾林泉年五十八卒有曰有婦道年三十七卒有曰初葬陽城今遷于此有曰　正統十二年丁卯四月日此數十字尚可讀我府君夫人事行始卒隱約可徵矣嗚呼我府君高風清節足以善世警俗其潛懿秘積足以裕昆耋後故子孫蕃衍名賢鉅公式彰餘矩者亦累累焉可謂盛矣矧今我　主上殿下王妃

殿下皆系我府君外裔則靈芝醴泉夫豈無本源哉
金文正公載事于碣發揮無餘而獨於此未及者其
作在先也今敢追篆于此畢闡休光百世之後覩此
文者尚有以護斯丘哉碣石在丁方數十步並記內
外子孫于後大略斯可攷也時 崇禎甲辰正月日
八代孫時烈述

先祖持平府君墓表

我宋著自判院事諱大原子得珠孫春卿皆知郡嶺
南有一泓其所記原作源而字川至官恩津君珠作
周而官舍人其是否未詳也曾孫執端明誼玄孫進
士克己其配節婦柳氏寔生雙清公諱愉雙清公早

世其二子奉柳氏以終養長卽府君諱繼祀仕止判官贈持平配金氏墓祔在左岡其表記頗詳惟府君表只有面額而已則其事行無由考焉然少可槩見者有焉金乖崖守溫記雙清堂而因及府君曰廉能致用揚歷中外岸然以功名自許朴先生彭年之記亦自云府君末屬而長男遙年牧尚州時洪虛白貴達送之曰其先君通判尚州有遺愛尚之人沐浴先君之澤者莫不歡呼引領惟恐不疾其驅成慵齋倪銘其墓則亦推言府君於尚有聲績所可稽徵者可謂信矣然亦止此而已餘不可詳是可歎也惟子姓之繁殆不可勝數略著於雙清公墓碣此不復見舊

表牖泐就剝今易而新之而略記之如此今去府君生年　永樂丁亥二百六十二歲爲　崇禎之著雍涒灘也其四月朔日己巳七世孫時烈述

高祖贈叅判府君墓表陰記

公之事實具在面刻惟三賢閭號名最可表章矣盖公後人承膺風範其道學行義皆可謂不世出者矣雖隔世異時猶當相感如朝暮遇者況同萃一家並德齊芳大爲世道之耿光耶宜乎一世之尊尚其居也只西阜公早世未達圭菴先生受禍甚酷成東洲後嗣斷絶天之報施果如何也然戹而愈光坎而愈亨豈天之終有定耶況曾孫佐郎公邦祚清名直道

爲一代領袖奉事公甲祚大節卓然　聖考褒贈而
玄孫主簿時榮臨亂取義士林姐豆古人云孰川豐
而不源其信矣乎嘗考　國朝名臣録圭菴遭禍時
公神主下自龍室以頭叩壁閣閣有聲爲閥迫狀俄
而後命至豈公精爽有大異於人者而不與死俱亡
歟彼以父子天性死生殊觀者獨何心哉因並著此
俾我後人追思悲慕感發其孝慈之心而不敢有所
忽忘焉公庶女壻惕庵金謹恭亦以儒學見稱云

圭菴先生墓表陰記

先生没後百十有四年爲今　上之元年庚子也往
在　宣廟初伸寃復爵至是　命贈吏曹判書謚文

忠公全州清州文義懷德等章甫先後廟享之朝廷皆賜嘉額官備俎豆乙巳上幸溫泉又遣官致祭官其嗣孫雖元衡彦慤之奸不得擢髮而誅之國家崇報之典則蔑以加矣先生資稟和粹如春陽慶雲而其守確而行果則壁立千林水臨萬仞當仁廟新陟簾中威震小大股栗以得死爲幸而先生乃於朝堂倡言必先誅元衡兄弟然後策立太弟此實受禍基本然豈不是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也先生就命時年四十九不及有所論著門人子弟又未能收拾緒餘以傳諸後其見於慕齋睡齋退溪諸賢者只寂寥數語而已惟

栗谷稱述頗詳以爲先生每以三代爲必可復申相國欽以爲儀鳳瑞世建標百禽此可以見其規模氣象之大槩矣而　國朝名臣言行録記其爲學之大略云自髫齔卽不嬉戲好讀書端坐終日夜分未嘗少懈御家一遵家禮少時子史詩家無不涉獵晩耽性理之學手不釋程朱之書此諸記之所略者也蓋我朝儒賢以道自任者前有靜菴後則先生皆道未行而奇禍旋至豈天未欲復興至治歟故栗谷論宣廟初服必以乙巳爲言如宋朝之元祐懇叩反復竟使斯文復振蓋先生之屈伸卽道之明晦也嗚呼盛矣先生嗣再絶令後時賢者基明亦先生伯氏西

阜公玄孫也謀刻遺事於碑陰而監司閔侯維重謂其先祖贊成齊仁嘗傷慟先生而得罪貶死特助其事力云　崇禎己酉六月日從曾孫時烈謹書

從祖牛峰府君墓表

圭菴先生諱麟壽慟其兄西阜公早亡又哀子幼而孤育之于家及禍作臨命恨其未及成長取第二子所讀書題其小字以勉之其語必皆古道賢行又必有丁寧悲懇之意而世不能傳惜哉後其子成長名以應光字士觀即吾家所謂牛峰公也聞先生事者皆歎先生友愛之心雖死生倉卒之際其懇惻篤至猶如此而亦謂公之以稚齒蒙此者有以也西阜公

諱龜壽有至行居喪致白燕巢廬之異娶郡守李龜淵女生公公既受先生遺教能不怵於禍福力於士行入而事母兄出而友賢俊卓然早成年二十六除禮賓寺參奉例陞奉事直長遂爲司醞署主簿出爲孟山縣監以養母夫人三十三丁憂廬墓致哀三年之內未嘗至家服闋爲積城縣監在縣以清勤愛民聞焉當遞歸吏民遮留至相與號泣後爲牛峰縣令其治一如積城時以病辭去縣民隨至京師詣備局請借焉然病已劇竟以　萬曆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卒于家宋氏恩津人上祖大原爲高麗判事祖世良參事西早公兄弟及女壻成東洲悌元萃于一家

世號其居爲三賢閒魯祖安東大都護府使汝諧高祖禮曹正郎順年公娶司評金沆女生一男曰純祚蔭仕爲部將繼室尹氏監察繼宗女生二男三女廷祚司憲府監察熙祚宗親府典籤女適叅奉金尚謇僉知朴安建及第朴有章部將生時燁受郎階女適李晛監察生時煜直長典籤無後以公兄子佐郎邦祚男時瑩爲後內外曾玄若干人墓在高陽杏洲里公交遊甚多而尹月汀根壽兄弟最相親厚云

榮川郡守清坐宋公墓表

叔祖清坐公沙溪文元公狀其行清陰文正公銘其墓愚伏文肅公誌其壙愼獨文敬公書其墓額噫盛

矣哉足以不朽於終古矣公降生時有絶異於常者稍長所師友皆大雅儒賢公既學業進益中司馬入仕歷十官終於典郡以卒蓋公莊重渾厚人不敢慢至其樂善好義愛人利物之心則非但氣質之用其浸灌淵源之功實有力矣故其仕於朝也搢紳無不推重退而居於鄉則鄉人畏而愛之居官事出名上而吏民推服其實惠比事以觀則此宜於古人中求也其德既孚於人而神亦綏以福履則位雖差卑而家道無不宜者故令人金氏自名家來配內治甚成蓋以淑溫爲心而言爲動靜少違於禮儀六親無不宗主焉早舉子女不育將取人爲後已有屬意處

萬曆丙午公年實四十六令人四十二亂子今參贊同春公沒吉生遠近皆爲公喜皆如己事皆曰果然天報善人矣又保其終必長成之無疑也公自是更無所累可謂愛之甚矣然教之不少假借自公曾祖以後世不甚顯其欲決科爲門戶計可謂切矣然必使於科業之外有所用心故今參贊公不敢孤力於儒學人又知公之教遠且大也少時嘗與諸生叫闔訟栗谷先生時誣栗谷者殆遍國中然不敢疵公必曰忠信人也故公在遠近家歸其沒哭者必涕人又曰忠信之感人也如是　仁祖即位初設慶科參贊公中司馬兩試賀者溢街因相語曰夫待卿相之位

易而不能得匹夫之心公於此匪期其然而人則然矣叅贊公自　仁祖朝累被徵　命　孝宗大王以至今　上殿下特加優禮　二聖仍有魚水之諭遂位至八座公於是累　贈至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公考郡守府君累　贈至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公祖考承仕郎府君累　贈至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三代妣各視府君秩金夫人始葬公高祖判校府君墓後公葬實在其前右叅贊公常欲遷奉夫人祔爲一墓從士友議不果遷余先君睡翁公於公爲族姪而俱故正獻李公潤慶宅相也愛與甚篤余

纔齔受育於公金夫人撫愛愈至服食均於參贊公
余甚不肖然至今仰而追惟則公外內德善真非叔
世之所有也嘗記一事參贊公幼嘗採穀於廟簷公
與夫人未嘗訶叱卽立於庭行夏楚焉其嚴敬於先
生教之正此一端可知其至今家宜族保也有以哉
夫人　天啓辛酉沒越三年于婦鄭氏來家道復得
公在家如客又三年孫光栻生公丁卯沒時曰吾無
所恨只不及見此兒立爾光栻後亦以才行見稱中
司馬筮仕嘗以起部郎入侍　上特問爾翁安否如
何一時榮之倘九原有知當不恨於當時之不見也
起部不幸早世今其四男炳文炳夏炳遠炳翼皆可

望而壻則參贊有羅明佐閔維重起部有元夢翼皆大家子閔方爲朝著名臣噫其休矣參判公甚賢金夫人孝敬嘗舉崔山南曾王母語以期後昆之昌大今亦驗矣人之不修善而謂天茫昧者其誣矣哉只羅婁自檻下從其夫此不忍言也公與夫人事實多可書而三先生固已備記又三先生脚下難爲言也故只書其天道之可信者以爲後人勸亦勸他人毋怠於爲善亦公之志也公所師徐孤青起宋龜峰翼弼姊壻辛白麓應時夫人伯父黃崗公繼輝栗谷先生所友沙溪金先生丫湖辛都憲慶晉延平李忠定公貴竹西沈公宗直而習靜宋公邦祚竹窓李公時

稷以表弟若姪而相爲之盡者也公諱爾昌字福汝
清坐其窩號也余先君甲祚其諱也時　崇禎丁未
九月日族孫時烈敬書

叔父習靜府君墓表陰記

公沒六年　仁祖大王之元年也識者咸歎其不及
盛際然自後時事多故至有不忍言者昔晦翁以劉
元城不及用於靖康爲好命公亦元城之類否乎蓋
聞完平李相公云某有文武全才緩急足恃李澤堂
則曰有豪傑之志兼有豪傑之才使公得用於危亂
之際則必救得一半又使其早用則亦必無可救之
事而公之命並與時運而好矣奚其早沒之爲好哉

然則其所云爾者其亦慟慕而不得已之辭耶嗚呼痛哉清陰文正公公知己友也其述墓碣也余質之曰叔父仁厚寬恕所在無不親愛今所稱毋亦偏於剛乎文正公曰剛爲君子之德未有君子而不剛者退而思之易之書旣嚴於剛柔之分聖門之教雖主於仁而又必曰吾未見夫剛者至於晦翁則又引此以美王梅溪潘金華故曰疏暢而洞達公明而正大蓋人剛故無慾無慾故其德無所不有若公信乎其疏暢而洞達公明而正大則其仁厚寬恕者豈足以盡公之美哉如使公生乎徂徠之間乾淳之際則必爲聖賢之所與矣後之觀者毋徒以爲一德之偏可

矣且也一時諸賢無不顯沛於時艱而公不失爲元城之銀山鐵壁則其命也果不爲不好也公之孫基隆始琢文正辭以樹隧外而從子時烈復略書于表陰如此云

堂叔父監察府君墓表

公諱廷祚字君受恩津之宋譜自高麗判院事大原盖與礪山之宋同源礪譜云有惟翊天翊兄弟分爲礪恩始祖云然遠不可詳高祖汝諧安東大都護府使曾祖世良參奉慕齋金先生闡揚行蹟於碣文是生奉事龜壽圭菴先生麟壽圭菴遭禍之日參奉公神主下自龍室叩額於壁閣閣有聲俄而金吾郎至

事載名臣錄中奉事公有二子次曰縣令應光公縣令公之中子母尹氏公自少喜爲詩調格清越石洲權公韓與之友相與往來爾瞻託連秩分求識面甚切嘗迫而公終不見時公目見彝倫斁塞不樂京邑遂卜居于交河之江上常閉門端居凡耳目所接必形於吟詠然亦不爲觸諱罵人語蓋其性質溫柔而然矣眞詩教也　仁祖反正儕流皆利見騰騫公仍歛蹤如舊年六十始爲掌苑署別坐題詩署壁愚伏鄭公經世以提調至署見而歎曰才調如此而屈於下僚可惜也例陞至司憲府監察俄遞改年六十四而卒於　崇禎辛未七月九日嘗有原從勞　贈戶

曹參議公事親專務承順居喪足不及中門祭祀極致蠲潔雖婢妾不使有不虔同氣疫癘不憚扶救蓋西阜公家法也初葬交河金城里後四十三年癸丑曾孫三錫奉移于同縣大橋里與夫人李氏同原夫人與公同年生卒于　天啓甲子五月十二日夫人國姓贈贊成克綱女姿性柔嘉常以能屈爲德男時煜直長長女壻司議李廷芳次慶益後直長生基昌次基顯出爲公伯氏部將公純祚後次基大武科三女適縣監李益輝監司俞棋士人俞命和基昌一子即三錫基顯三子懿錫肇錫玄錫基大子啓錫司議男縣監敏政敏思敏相曰憲完寧慶出寧主簿內外

曾玄百餘人余以堂姪得侍公於暮境公氣像蕭灑與人恭謹常言必依於孝友其所述作皆失於兵火今三錫收拾七十餘篇藏于家銘曰

生京華厭囂塵謝朋儕來江濱園有林田有禾吟雪月弄風花一命晚匪思存倦而歸撫寒溫乘化去樂夫天埋茲土佳句傳曾孫孝樹墓石姪子思撮其蹟

同知宋公墓表

同樞宋公居懷德縣宗人稱以宗長鄉人稱以鄉長書院人稱以院長公自號則曰醉翁翁為人慈詳謹愼與物無忤善事父母推之以及親友故人皆愛而慕之崇禎丙申年八十五八月四日殁翁嘗以鄉

薦授齋郎未幾棄歸自敘醉翁之意而銘其堂曰父母早世而兄妹俱喪生我之恩未報友于之歡莫遂年將八十又遭叩盆之歎莫若置此身於無何之境付萬事於一醉釀器常置堂中一宿而傾耳則有細雨聲再宿而開視則有葡萄色一杯三杯和氣融融既醒還醉樂意陶陶堂之南雜植花草春梅秋菊無非助翁之醉興佳辰令節子姓滿堂更進迭侑當是時也清風入吾戶明月照吾室翁遂頹臥於其間不知人世幾番風雨悲歡也　孝考初元行優老典翁年未申格其後出後子國澤以侍從援例陳乞　上特許之仍直拜僉樞後五年甲午進階嘉善拜同知

曾祖汝霖贈通禮祖世勛贈承直二祖皆郡守考樺壽贈參判妣星州李氏配晉州柳氏皆贈貞夫人翁時齒髮不衰步履輕健遇興輒徃乘馬不扶嚼腊飲冷如壯者其爲僉樞能涉五六日程入京謝恩覲者艷歎長子國綱老白首率其子與孫曾以携以嬰朝夕侍候國澤貴仕於朝備物以養又其女實誕聖女作嬪于王家人曰幸哉有此子平生所持者馬援交趾書及張公藝忍字也其歿也哭者皆哀盡曰善人亡矣上遣官臨祭褒揚其隱德崇終之儀備矣公諱希命字子順柳夫人郡守之榮之女寬裕仁恕婦德甚備崇禎乙酉十一月廿

一日年七十五而卒皆從葬公州沙寒里凡舉三子
國綱務功郎國澤府尹國鼎從仕郎仲季皆爲族人
後女壻金國翰成楚傑李涵朴廷彪國綱男奎精奎
英奎會奎報二女適柳興門崔徵遠國澤男奎光奎
輝奎章奎明女適清風府院君金佑明國鼎男奎文
奎元三女適朴自厚黃鎬具碩昌一女幼成楚傑男
奇童碩童四女適申弼漢金濟賢李益昌閔穌李涵
男相吉生員朴廷彪男世翼餘幼奎精三男二女男
得弼明弼元弼奎英二男三女男藎弼衡弼奎光二
男一女男長夔弼奎輝二男三女男長奭弼柳興門
二男好仁好誠金佑明四男二女男長萬胄次錫翼

長女卽今上中殿也崔徽遠二男二女男壙內外
曾玄摠數百人翁觀其意則沉冥之託而倫理恩義
致其謹視其身則田野之逸而光華榮寵極其盛匪
今而古亦有如翁者乎書有五福歐陽子曰福者百
順之名也五者之一在人曰德必有其一於己然後
能致其四而有諸己者或厚或薄故其所致亦有備
有不備焉翁族子浚吉明甫取此以祭翁世以爲知
言云翁氏族郡望具著大墓諸刻茲不復見銘曰
吾宋之世自古有聞或壽或貴或多後昆兼備而有
莫如翁尊何以致之仁德之惇有來千秋無踐其墳

公諱國準字平仲恩津宋氏著自高麗判事大原歷六世至郡守汝霖是生郡守世勛是生將仕郎樺壽是生進士希得是公高曾祖考也妣韓山李氏牧隱先生穡之後生員慶洪女公以　萬曆戊子生早孤力學甲子生員丁卯及第分隸成均館歷踐諸司由叅奉奉事直長陞授成均典籍拜兵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移禮刑曹佐郎成均直講忠淸都事又爲禮曹正郎兼春秋館記注官丙子罷官家食會虜寇猝至未及扈　駕與李英顯尹鏶等起義旅將勤王子南漢時城圍益急賊騎充斥孤軍不得進屢瀕於危而公婦弟朴重榮還賊戰死亂去除兵曹正郎

宗親府典籤濟用監正富平府使端川郡守復入成均館爲直講典籍司藝遷禮院奉禮相禮尚衣院正文兼宣傳官辛卯七月以襄陽府使卒於府衙年六十四歸葬于驪州五禁谷公守拙交遊不廣居官上不阿下不比故兵曹時幾爲長官所去事偏母無所違逆與叔父同知希命若父子焉立朝數十年田宅臧獲無有所加親戚無所慁焉初娶庶尹李敬元女繼室朴氏生男奎徵奎應朴氏父曰乾元側出男奎彦奎亨女爲李世雄朴萬興妻孫男男弼弼女五人奎徵出男晉弼弼弼女五人奎應出奎彦一男奎亨三男銘曰

宋氏於麗寔爲名族逮我　聖朝官有伸屈清節顯德世仍相襲公藉文譜不馳不競咎譽終無拙宦何病彼之巧者官崇德卑我叙公事爲此銘辭

全州府尹宋公墓表

懷德之南有宋村焉舊名白達以我宋世居焉故改今名村之上有琴巖焉溪益清地益爽故　贈參判進士諱夢寅居之因以自號有琴巖集一卷行于世琴巖無子以再從弟諱希命之第二子國澤後焉字澤之公事二家親盡孝少從文元公沙溪金先生游因服習於愼齋文敬公中生員游泮宮金公光赫大家子主士論特稱許焉登　仁祖甲子文第隸槐院

虜入金先生爲號召使辟置幕下俄薦爲翰林歷五官爲正言以論事黜爲咸鏡都事入爲持平時淸陰金文正公爲長官公從論私親不可崇奉又斥爲輸城察訪移文川郡守以掌令入遞爲　宗廟令丙子變急不得從難廑得入江都而城陷有中使奉元孫跳出公隨之極力保護以勞陞通政拜兵曹參知歷刑工叅議承政院承旨奉使兩湖及瀋陽自是常出入禮兵刑工及政院間有外除己丑入臨　仁祖喪有臺礙金文正公引古義伸公己亥　孝宗大王禮陟力疾赴哭仍供職兵曹其十一月十五日卒于京邸春秋六十三自疾革　上遣醫藥治之訃聞隱卒

之儀甚隆歸葬公州素屹里後改窆州東五十里俎橋里亥坐之原公資稟清朗和雅平生不言人過惡既通籍惟親養是急前後專城者公州光州成川扶川沃川其滌濯備至嘗爲全州府尹未上而移金堤所生考年至上疏乞　恩　孝宗大王嘉之特陞通政曰予豈惜此不慰其喜懼之心哉仍拜僉樞遂奉侍入京謝　恩亦欲覲　嬪殿京室大禮　嬪殿即公外孫女也一時榮之後又乞　恩遂至同中樞公乃曰吾以草茅書生幸忝科第榮養二親貤及先世人間福祿既已備矣而又　壺儀之尊出於家中膺爲國舅女爲府夫人此豈非祖先積德餘慶宜一心

祇飭以毋貽家　國羞可也故歷職內外清愼一節終始不渝焉公平生所尊慕芝峰李公睟光潛谷金公堉常喜道其言行公所後毋閔氏芝峰甥女而潛谷又公昏姻也貞夫人姜氏將仕郎致璜女婦德克備入宋氏門五十餘年絶無非儀言既貴猶執女工男奎光監察奎濬監役奎章奎明嘗爲縣監奎章有俊才早夭女卽國舅金佑明夫人孫夔弼龍弼奭弼榮弼舜弼餘幼未名國舅舅萬胄夭僉正錫翼郡守錫衍錫達　中官殿下誕我元良正位儲兩又誕三公主我宋出恩津上世諱大原高麗判院事其後雙清堂諱愉有隱德其孫諱逢年官判校是生郡守諱

汝霖琴巖公及同樞公皆其曾孫也曾祖諱世勉贈執義祖諱玲贈承旨皆以公貴而所生祖諱樺壽曾祖諱世勛亦皆有同樞公追　恩公最與同春公浚吉愛好異常同春之狀該悉無溢辭足爲千載之公案云銘曰

同樞公德與物皆春公實有之福祿斯臻孰云下民天不監之長發之祥人謂潛資公不敢居後巡自甲聖妃曰噫昔外王考文王后德于予善禱予拜而受夙夜敬恭我敢昭揭用示無窮

崇禎癸亥今　上殿下之九年也其二月七日夫人卒享年八十八　上教曰宋國澤可特贈崇政

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其配從贈貞敬夫人仍卜終事皆出特　恩我　慈聖殿下追慕不已別遣金錫翼臨壙以葬渭陽孝思可謂盡矣遂祔于公左其日四月廿五也追識

生員宋公墓表

公諱國著雙清堂府君之七代孫生而長於堂之西偏老而歿於其南時府君子孫之盛他族莫望焉惟公傑出魁偉有所論議無不歛衽以聽雖自謂剛強者亦皆拳鬼而潛鋒焉文藝早成游場屋指簇而目屬者不可勝數居家孝於親與人交義而信見人不善事必大言折之故不悅者亦多有焉所與游如尹

石湖文舉兄弟俞市南槩皆稱與焉其隣居而寀親者松崖金公慶餘同春宋公浚吉也同春常曰其家某事某事微士徵則收殺難矣士徵其字也廿八中天啓丁卯生員試皆期以決科策名以大門戶而遭值丙丁之難歎曰天地翻覆矣遂跼告于母夫人不復事公車業時考判官公諱希達歿已六年矣事母夫人務以樂志及喪同春曰士徵居喪過於則矣先是公聞判官公在安東任所疾劇一日馳百七十里而中半聞訃復疾馳馬亦顛仆復徒步哀呼行四十里有行人進以健馬曰吾不忍孝子之足繭氣竭也遂及於盖棺前凡公絶異之行感人者皆類此毋

夫人臨殁索西果而背節不得公以爲至痛終身不以入口焉嘗與諸弟奉母夫人避亂至三嘉諸宗諸宗相聚閒知公喪祭儀坐中有涕泣而相責者　顯宗初同春秉銓擬公督郵而不做物論惜之享年六十六配金氏僉樞德良之女楸灘吳相允謙之妹子解文字識義理亦通占筮法吳公奇愛而教育之既歸舅姑六親贊美不容口蓋古之女士也後公八年年七十三而殁而祔公于公州沙寒里沙寒實公世葬也公先系屢詳大碑碣故不復著男奎禎奎祥奎昌皆司馬奎禎仕爲縣監長女壻掌令卞提次士人朴慶阜孫男夏文夏成夏寅夏元女爲朴濬哲任世

元金璘妻者奎祥出夏績夏明夏亨女爲申必混沈
世維妻暨未行者奎昌出夏績爲縣監後實奉公祀
朴慶阜男曰萬成萬華萬英萬雄余自八九歲時與
公遊嬉至白首情誼不渝蓋余猶狹不容物以取顚
跲而公坦夷無睚眦余以年少少輩禮貌而公屛所
狹喜怡調諧撤去藩籬然亦相警責磋切嘗謂余曰
祖考松潭公嘗賜一冊子名曰檢身要訣余常佩服
不敢忘意公所行多出於此乎銘曰
志豪力雄其氣欝律方其論議四座寂寞如川奔放
如飄震激若將有爲時與命違一丘荒原空歛而歸
檢身之訣祖考所貽用之不匱於以永垂

副護軍宋公墓表

宋氏葬在沙寒里或在他處自判校公以至于今不出沙寒里者惟松潭公家爲然公判校公之五世孫松潭公之孫而學諭公諱眷遠之第二子也諱國重字君望其世系屢詳於大碑碣妣金氏牧使績先女公仁善和柔不爲物先不耻人後朝言嘻嘻夕言怡怡宋氏族大連門接屋小大男女殆百餘人公一未嘗與之眉皺言忤雖公服勤劬躬以安其親而親心之所安則在彼而不在此也公可謂養志爲孝者歟公自少誦書習藝人皆期以決科立身而卒於無成豈非命也丁巳用優老典年八十階通政爲龍驤衛

副護軍娶裵氏生生員奎泰及奎復裵氏考承祖側出男奎興奎升奎泰男相淹相鼎相浚奎復男相弼相衍孫曾摠若干余與公自幼講睦白首如一日去歲庚申自海外蒙　恩宥還意謂握手相驩復續舊好行及弄蒼而公不相待悲慟當如何公之葬在判校墓東北一喚之地松潭公學諭公墓在其上奎復貧病苟活不能自立而猶拮据瓚屑爲樹此表余感其誠而哀其志爲銘其陰銘曰

心無爭競葆吾眞今事不乖牿物自春今嗟自公逝巷無人今

大君師傳宋公墓表

崇禎乙亥四方章甫大會泮宮合辭以爲栗谷李先生訖闕從祀之典無以興起斯文語聞搢紳處士莫不欣聳曰牛溪成先生道同德同其誰敢優劣當如宋之周程張朱可也遂以告於金文敬公集文敬曰二先生之道足於世久矣今茲之議不其善乎諸章甫文曰此斯文大事也必擇其文行聲望厭於人者爲之首遂推進士宋時瑩爲疏頭拜疏以請時若而不逞之徒沿襲仁弘老之餘論亦以疏詆毀二先生公又率諸生痛辨曰禪家之說十分近理程張大賢而亦不免於陷溺至於朱子則又嘗師其人而誦習其書況珥暫時染誤在於弱冠之前旋悟其非而

亟歸於正豈足爲盛德之累渾之道德淵源端的去就以道當輦小醜詆之時杜門囂囂及　大駕西行之日事出蒼黃不得迎　駕今以爲大賢之疵者蓋出於娼嫉也時諸大臣六卿之賢者如仙源金公尚容浦渚趙公翼以下皆上劄論正如公疏當初人謂公曰徒起爭端公曰只論可否而已成敗非所論也其後更申乙亥之請自是中外章甫連請不已　孝宗大王嘗曰兩賢道德予豈不知只以從祀是重典故未卽允從矣丙子夏虜人僭號公又率諸生請斬其使虜使懼而跳去中外大駭延議以爲國力綿綴無可恃者遣舌人于虜要以紓禍豈作書于谿谷張公

維日既斥虜使義聲已振於天下矣仍宜鼓發士氣一意戰守死生存亡置之度外可也柰何旋自懾怖以驕狡奴而使上下解體舌人竟渡江公嘆曰我既與通使則是我亦帝秦矣不可有辭於天下後世矣乃以詩諷李竹窓時稷勉其謝歸且將與伯氏主簿公時榮相携南下而虜已大入遂有丁丑三田之變而　孝宗大王以大君從昭顯世子入質于虜庭矣是冬除公大君師傅不就　上以爲厭避虜庭之行特　命下吏公奮筆作供辭曰時運不幸天地飜覆矣綱常斁絶矣士之粗有禮義之性者孰冒於此時改面易志以汚其身乎況臣則尤有所異於人者臣

兄故主簿某去年江都之陷不忍屈膝就俘即自引決夫兄則死而弟則臣義所不忍而況禮曰兄弟之讐不與同國臣若履其庭而對其人豈非禮經之罪人乎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知舊見而大駭以爲如此則不但　上心慙怒必且挑禍於虜人而貽朝廷憂公遂隱忍不敢徑情而只以疾病爲辭而得釋然公久在囹圄而病益深遂家僮數十日而卒是戊寅正月四日也其銘旌書以進士公志也公天資仁厚慈祥而持守堅確平生不爲利疚不爲威惕少時以考佐郎公命出爲從叔僉正熙祚之後孝奉僉正公一如所生所後母尹氏性嚴公益起敬順之心以悅其

意人以爲難佐郎公諱邦祚有盛德大節公克肖焉故大綱舉而細行無不備雖婦人孺子無不悅服焉佐郎公時儕流莫望而公亦然矣當乙亥之疏咸以爲非公則莫能主張當是時　上心不悅邪說蜂起同事之人沮縮者多而公志氣益勵益盡其說而兩賢之誣昭洗無餘至於戊寅之所自靖則義理炳然可以愧夫冒利忘讐之徒矣其有補於世道也豈尠少哉配尹氏忠臣掌令烇之女慈順柔靜無有非儀生四男長基善次基恒次基明皆出爲人後基泰即我子二女爲縣監朴乃昌主簿申必相婁基善之男彝錫彦錫倫錫敘錫三女適參奉李資韓瑞丁李行

一墓在清州治南沙峴里先塋之傍公字幼輝以萬曆壬辰生其世系具在諸碑碣故此不復著焉余少而學於公循始訖終竊瞷其所爲則無不可爲師法者公嘗曰聖賢之道不可得而知而其可驗於人者不過曰尊親而特有廣狹之異而已余於公存歿而察於人則其不畏愛而追思者鮮矣豈公於心者愛以義故其符於人者如此也歟

伯氏學生公墓表

公贈贊成諱甲祚之子　贈判書諱應期之孫其氏族具篆判書公墓毋郭氏公壯健有氣節愛人好施常慕關張之義至其殺身處必掩卷流涕年廿六

遊閑西虜至猝遇數十百騎奮身獨戰竟被害實
天啓丁卯三月六日也贊成公募人尋尸歸葬判書
公墓左百步許又其左數十步伯父諱欽祔葬在焉
配金氏新羅金　王之裔父忠義衛聲振性貞淑至
是哀毀甚至其十一月廿九日遂卒卽合葬焉無子
吾兄弟與金氏弟琦等懼久遠毀傷其墳共立此石
而略記之嗚呼悲哉時　崇禎庚子四月日弟時烈
謹識以書

夫人李氏墓表

李氏牧隱文靖公諱穡之後其考諱德泗官金吾郎
母朴氏副護軍延老之女李氏以　天啓乙丑適余

貧窶飢寒勤苦勞瘁安而無怨者五十餘年而 崇禎甲寅余以罪遠謫海上則又驚痛隕絕將匍匐隨行同死於瘴癘之濱未行而以丁巳三月十九日奄然就盡得年七十二藁葬于公州地庚申余蒙 恩赦還與子基泰孫殷錫疇錫茂錫淳錫晙錫等發而移葬于水原治東舞鳳山萬義里負艮之原其下有子婦李氏墓二女適權愼尹搏外孫權以鋐以鍇尹殷教周教也內外曾孫十餘人嗚呼人也一生迫於余之貧糟糠不厭及其臨年又不得相養以生相守以死只同穴一事以擬將來而世事多故亦何可幾也故書此以表其塋云時 崇禎昭陽大淵獻

仲秋日夫翁恩津宋時烈記

負暄堂宋公墓表

負暄堂諱時俊字大而習靜公舉四子公最後生習靜公與其配鄭氏甚愛之既孤從伯仲氏學伯仲氏御家律身不失習靜公餘矩公既少而攝染謹守篤行兼通科業屢占解額輒擯于南省　崇禎丙子世道大變又伯氏殉節而歿自是無意進取築室居于禮山之述谷里年五十七而竟閉門以歿于壬寅四月十一日前娶縣監黃脩女繼以　定宗後裔李氏其考士人隆也皆無育以仲氏子基恒後焉命錫慶錫其二子也宋氏著藉恩津譜自高麗判院事大原

本朝處士愉有清節隱德世所稱雙清堂者也其玄孫西阜公龜壽與弟圭菴先生麟壽妹壻成東洲惇元合堂講道人號其居爲三賢閒西阜公生都事諱應期習靜公其第四子清名直道爲世所宗諱邦祚伯氏諱時榮　仁祖朝贈官旌閭仲氏諱時瑩士林推爲領袖公嘗謁清陰金先生于陶山先生以故人稚子甚視之許以稱家子公名堂以貧暄豈所謂自貴珠者耶公殁後廿一年從弟時烈述

延安府使宋君墓表

我宋自麗末以來直下相傳士大夫不絕無如松潭公諱珪耕壽家其長男諱希遠有醇德又其長男諱國

銓以孝行稱　贈吏曹參判君參判公之長男名奎
淵字子靜自幼舒遲有如成人羣兒雖犯之而不校
也才旣齠齔受學于同春公浚吉余亦差先一飯而
又以爲此實雙淸堂胤胄寔一族之宗視之異於他
宗凡有所知所聞必以詔告君亦信聽服習旣長余
語同春曰吾宗何幸主盟者可以不墜先業應曰然
然立揚未易豈非諸宗之責乎余曰觀其與物無競
自可享有多福旣長大鄕黨皆稱其賢蓋君逮事松
潭公其能食時松潭公以一盤時果置前詔羣兒取
食君獨隅坐不動徐取羣兒所餘松潭公太異之賞
以奬之曰汝毋失此心不惟君之美質其敎使然也

叅判公没時母夫人尚無恙顧言曰吾不幸不克終孝汝其奉養如吾誠君泣受教其後無不允蹈始爲繕工監役以親老不欲仕親歿强之黽勉略就而歸復爲典設司別檢又以疾辭旋除青巖道察訪陞司畜署別提以掌樂院主簿爲咸悦縣監近境有海倉爲其監稅官者所得輒累百斛以故守令多以嫉逕求之方伯特定於君君一無所私遞復監永同縣縣有嘯聚徒殺越君設機捕之朝廷賞加通政階君誠心不欲而終不得辭俄有所不樂遂賦歸丁內憂疾作家人欲用薑桂君涕淚如瀉曰何忍爲此人亦終不忍强也服闋由五衛將出爲龍潭縣令束吏如濕

新上司信其怨謗據例則中考亦遞而必置於下物情以爲己甚也上司得其實後亦悔之未幾由僉樞連有延安府使沃川郡守之　命臺諫有言或不赴或既赴旋遞論者多惜之自是無復世念日與宗黨老穉優游寬樂有終焉計竟以　崇禎乙丑七月四日卒于正寢得年六十六時君弟大諫君奎濂受由歸與諸子葬于龍田里卯向之原北去其家二喚而近夫人閔氏不勝喪其十二月十一日下從而祔焉年六十七其考令祈祖叅判汝任子相抃生員爲叅奉相魯生員相迪業儒女壻李世箕相彦相賢相愚相仁側出也相抃生子見燮餘幼相魯生二子三女

皆幼內外子姓二十餘人君居家有善行而尤於祭祀致誠澄職洗手奉公死之日無衣服以斂無貲財以葬子孫不免寒餓可謂賢矣閔氏系順仁慈勇姑甚安之曰吾家之福也我宋籍恩津縣圭菴文忠公譜自判院事大原以下至執端明誼有名圖牧陶三隱諸賢間至其孫諱愉世所稱雙清堂者清風峻節振耀於世松潭公其五世孫也雙清室堂主君兄弟益灑掃不缺奉先諸事方與諸宗修舉余每贊助而慶幸於心矣今焉已矣誰嗣爲宗其繼述之責又有其人吾宗福祿蓋未艾也余嘗評之曰君雖科第蹭蹬而官位不甚卑屢得專城孝養其親兄弟同被翕

有法樂子孫衆多而齊躡俊游此皆君善心之報也略書此以表于其墓云

工曹正郎宋君墓表

此公州錦江之西熊津之上前後左右固密而爽塏者故正郎宋君希張之墓也希張年四十而沒於崇禎甲辰七月十六日乙巳噫何其短也然計自省事以來則猶三十年也其三十年間其善行之著見者余不可勝書矣其將撮而言之可乎昔聖人有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以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希張其庶幾乎此者矣夫希張以同春爲父則其得於家庭者固宜如此而然古今天下

有賢父兄者何限而多不能樂有或反詆之以爲昔之人無聞知雖同春之教備且正而非希張資稟之美何以能此同春之爲父希張之爲子可謂美矣世方謂同春之學不出戶庭而授受端的矣不幸希張早嬰疾病不得大肆其力識者已爲之惜然年齡方富人猶冀其終有成也雖同春之意亦且如是矣嗚呼五行迭運紛紜不齊氣清者數局亦理之常也氣之清故其行善數之局故其年不永此則自古而然不獨程門有邵公矣念昔同春中歲羸病幾不可爲矣希張奔走醫藥竭其誠力又自曉其方技竟致其平善光膺聘召輔導 聖德雖謂希張亦有功於世

道可也希張年三十以親命舉　孝廉朝進士始調齋郎移翊衛司洗馬遷副率後超授宗簿寺主簿改工曹佐郎陞正郎卒爲尼山縣監佐郎時嘗被輸對奏事詳雅　顯考善之皆允其所請仍問同春病如何何時上來一時榮之希張先妣鄭氏愚伏文肅公諱經世之女有德有禮希張之有教蓋不獨同春也娶大提學樂靜趙公錫胤女生男炳文炳夏炳遠炳翼一女爲元夢翼妻希張才美足以爲世用善行足以受遐福而皆不能焉意者天之報施其在後人歟希張名光栻少從學愼齋金先生與余遊尤久相視如父子余聞其訃與老婦走位哭歸視其就木又與

同春握手臨穴而慟又九年而哭同春並作其兩世幽誌今又述此文嗚呼久於人世眞如何也銘曰錦江西流其水湔淪上有丁峰其崒無隣同春之子是曰希張同春來葬會者悉蒼水可渴山可夷同春之名不亡同春之名不亡此墓與之俱長

從姪基隆墓表

叔父習靜公諱邦祚長子曰野隱公諱時榮習靜公清名直道冠冕一世野隱公大節卓然與劉太師趙池州相埒焉野隱公有子曰基隆字與伯質直而好義見善必爲見惡如病心以爲是則直前不顧有萬牛難回之意其所鄙夷則雖舉世譽之而若將浼焉

好施與恤貧窮不計有無事諸父諸姑一如所生於先賢最慕栗谷先生常讀其書自野隱公殉節其所哀慕實如劉屏山之爲者遂斂跡自廢築室先隴力田奉祭　朝廷推野隱恩授　孝陵叅奉不就後又以道臣薦狀除靑巖道察訪又不拜　命　孝宗朝嘗謂余曰　主上奮發大志聘召草澤叔何時應　命乎將棘矜前驅以死於讐虜矣其甲子一周以　崇禎己酉承野隱志返葬習靜公墓於淸州之先塋其十月往浴於延豐之溫井其十八日遂終焉余往而哭之延豐宰俞枋忠州牧使李河岳皆來治事監司李翺發視舁歸其十二月一日窆于習靜公墓下

興伯少於我三歲相與長大未嘗有旬月不見者屬雖尊卑而實如昆弟朋友也然余有過失必斥言不少饒己有所慊亦不諱而相質余每以畏友待之今則世無知己者矣吾家世以禮法相傳至興伯益修明之立祠堂於正寢之東而三間四龕旁親亦祔享起拜謁朔望俗節必薦時食四時必祭忌日必哀大綱既舉而節目亦備今長子元錫克承不墜興伯可謂有作述而無憂者歟興伯先妣李氏其考勵節士也習靜公交誼甚篤配禦侮將軍李弼元女男即元錫次光錫名錫朴泰運李頤曾一周其壻也系出世德詳在習靜公碣文嗚呼興伯之善行可書者甚多

而惟守志沒身不獲世之滋垢豈令人之所可及者哉嗚呼何處得來也

從姪掌令墓厚墓表

從兄宋公諱時琰隱德不仕喪其配鄭氏及再娶而以其子基厚託余余子視而渠亦父視謂將余死而喪之如父矣乃以 崇禎甲寅年五十四而無病而逝于其十月二十三日嗚呼其喪余乎其喪余乎既葬其從姪元錫爲之狀又其妻李氏與其壻李增華俞相基崔泰昌叙次其平日行跡俾余記其墓嗚呼渠平生杜門斂跡其可見於事爲者無有矣惟家居之行爲學之方俱有本末故略叙其梗槩焉其年十

二端庠則見就余受小學書危坐讀不輟同舍公見之曰吾黨有人矣以余家甚貧而疏糲也曰此兒恐不能堪頻召而與之食且教之不倦時其門下生甚衆獨見愛如小程之定夫也既學四書則槩知趣向遂通家禮心經近思録以及於詩書易禮記等書以爲窮格之大致而曰爲己之實踐履是也故終日靜坐未嘗偏側起居行步務皆端重安徐事繼母如所生嘗遇其染厲侍疾不去與異母弟友愛彌篤其行義著聞從學者衆朝廷屢授以官皆不就蓋以天地翻覆又伯父野隱公諱時榮殉節而没益自痛疾歷幾官而以　命下召者幾中間至有　別諭而一不

出脚可謂介石而確乎不拔者歟嘗謂後生曰周先生德學之盛人皆不知而惟程太中知之令人少有得焉便標暴於世者豈非可羞者耶舊與尹鑴相善見鑴中庸而喜之余責曰何物尹鑴敢詆章句而自立新說耶對曰謹聞命矣遂屏去不見他人之中毒深者則終不能然矣斯可以見其勇也自少至死未嘗去書不觀則其所資者深矣其篤行之實終始猶一著於家而行於鄉里雖不善之人化服者多其爲己之功不可誣矣故俞相基別爲叙述而稱之曰公稟粹而端行完而潔學務實履而孝友爲之本內葆貞醇而仁信積于身口無擇言而和易無雜身自安

舒而動循規繩忮心鄙意不滯于心胸之間閨房之內不弛其敬謹左右圖史頹然其中內重外輕得深誘少噫斯實語也夫知行之不可輕重如鳥翼車輪不可廢一今以其平生考之則其義篤其事理可謂行過於知者矣然末世爲學者例病其行之不能有餘則其偏重於此一邊者亦豈非興衰補弊之一助也耶惜其自少善病不能盡其力於讀書窮理而年又不永終不充其初志之所期此不獨余之所深慟而同志之士蓋莫不相弔焉嘗遷其母墳守柩露處幾日霜雪衣體而猶不變爲同春不肉踰期其年數之促雖云天運而亦豈因毀而致之耶嗚呼尤可慟

也有六女未行者三人以其弟基久子皂錫後焉其墓在清州治南馬巖里東距其五世祖　贈叅判公諱世良墓幾步北距其祖習靜公諱邦祚墓幾步許其世系具於大碑碣此不復著其字曰誠伯其門人題其表曰問道先生云年月日從叔父時烈記

子婦李氏墓表

子婦李以　崇禎辛丑四月廿一日年三十五而亡余哭之甚慟其十月某日葬于水原舞鳳山萬義里之坤向原其後余過其墓必涕泗嗚咽不忍去必莫杯爲文道余之慟至今十五年而余之悲如一日焉非余之悲子婦子婦之賢能使余悲不能已也子婦

生於貴而能恭且謙習於富而能儉且勤性敏而不以智自多福多而不以厚有挾善於治家有侯轉運之稱而能廉潔自守不以書史爲事而所行暗合於禮法其所以事我者誠敬備至余亦愛之重之意其克享祥祉保族宜家備膺多福壺彝著於閨房慶譽流於子孫矣奈何天靳遐齡蕙質早萎諸呱盈室家事零落使我抱無涯之悲耶嗚呼慟哉子婦 中宗大王六世孫考都正掞漢祖凝川君漑魯祖唐恩君引齡高祖河原君鋹 宣祖大王之兄也子婦初名某 璿源錄以某行焉年十八歸我子基泰生子殷錫疇錫茂錫淳錫晦錫女一人蓋我 列聖有睢趾

之美雖委巷荆布皆知貞順之爲德矧子婦觀法近而承　化親宜其衆善極備風教長流也其數之甚局亦由其氣清而然吾知理之必然而悲猶不能已者以賢之不能忘也子婦亡時謂侍者曰舅常愛我矣聞吾死悲必甚矣嗚呼是尤可悲也何以則紓吾悲以慰其孝心也余待刑瀼土朝夕就滅時議皆曰彼宋其罪宜死余懼一朝有命使子婦之賢終泯亟書墓表之文焉

從姪基恒墓表

從姪基恒字士中生以　崇禎丙子死以甲辰二月十三日葬于其考貢暄公之右世系具于左表生而

清明孝悌性又峻潔見人有不善行則雖幸友要人必奴詬豕視不少饒妻李氏牧隱之後尚稷之女常誦小學及二南若干章及出師表蓋女士也既寡而哀戚甚雖有二孩不顧也竟以毀而下從焉嗚呼夫可惜也妻可悲也其二孩皆長成有室天將以是報而昌之耶從叔時烈銜哀以書實　崇禎壬戌五月也

第五孫晦錫墓表

有明朝鮮宋晦錫字希文其先恩津人大父時烈成均生員父基泰曾爲郡守母李氏　中宗大王六世孫其父娶漢官同知敦寧府事晦錫生於　崇禎戊

戊稟質清明正直生三十八月喪其母既葬問曰母氏何歸余告焉則取其母食器抱持曰戀母戀母余流而歎曰此可驗爲堯舜矣有藝學廿六魁鄉舉越明年又占京試是歲病瘵疾越五年戊辰十月五日卒常愛余甚至嘗從余柞棘海上色尤怡怡暗涕漣如矣俄以事略歸己未夏忽聞鑱積白　上殺余將有後命倉黃南走謂其妻曰吾不忍見祖父受　命吾志決矣吾死以伯氏子某嗣我及至海門主將畏鑱積不聽入欲自經於林木主將惻然許入既至鑱積計頓　聖明不售其後餘孽復踵舊轍矣晦錫疾既革謂余曰祖父斥誅淫太甚雖爲世道計獨不思

明哲保身之道乎余曰退之有言若使道由愈而粗傳滅死萬萬無恨退之猶如此況不見鄒辨閩壁乎應曰然然則子孫與有榮矣嗚呼不聽其言今至於此死者有知必爲飲泣矣嗚呼晦錫爲余決死而吾血泣五月猶不死可謂頑然如石矣然悲亦不幾時矣吾以此自慰而慰其孝心焉其妻李氏畏齋相公端夏女男曰婺源女曰坤亨墓在水原萬義里尋伊洞東去其母其祖母李氏墓五里弱余以朱子訓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而只取程子土色之光潤焉

僉樞宋君墓表

我先君遭難童齠不肖習知宋僉樞館接舊恩仍與

其子禦侮將軍胤昌孫興吉士豪宗好最篤每至其家追撫遺跡輒想僉樞之爲人又嘗侍堂叔典籤公則爲誦梧陰尹相國之言則曰宋某池館至今無恙吾當時亂離甚羨其閑致也因自誦其所咏二絶云憶今去壬辰寇亂倏然六紀矣不唯僉樞已不可見而吾與士豪俱孤露老大矣每相對愴然也今士豪以僉樞墓表見託噫何忍辭爲余謂士豪余猶及見乃祖矣不須有乃狀也乃祖形貌魁偉善笑與語以大家承重子力田畜好行其德館宇靚深樹竹茂密鑿沼種蓮名其堂曰淨友良辰勝日觴酒絃琴日與勝士爲娛洩然有長者雅致與余族曾祖龍壽申僉

樞世根見稱以三傑此其大略也諱黃生字仲耆嘗輸粟補武功級後蒙優老典陞通政年八十四而以萬曆庚申六月十五日沒葬在其考郡守世勁墓下妣順天金氏母熊川金碩仝女配丹陽禹氏無子爲後者禦侮也娶牧使金殷輝女生士豪及四女典籍朴弘護尹流權楯俞押其婿也士豪男光材二女適崔鉉任自重先系已具郡守公表故不復著焉余嘗謂士豪淨友堂須復其舊且揭梧陰詩什而吾與子俯仰其間以續乃祖與吾父之舊遊不亦善乎顧士豪未暇故略叙於此噫僉樞行義固多矣最其蒼赤苟士夫支屬則除其籍而不責貨曰烏用是市道也

噫此今後世所有歟我未見也銘曰

譽纓之炳然也惟稼穡今我所寶聲利之囂然也惟閑適今我所好無不足今奚所望黃土一丘今惟千古

副護軍宋君時興墓表

宗人護軍宋君時興嘗自銘曰不害於物不佞於人不虧其體不羞其親噫生人之理其於是乎庶矣乎君既沒其孤尚敏泣謂余吾父少學于徐孤青起之門人升大中受四書意所謂書者不徒讀而已故善言善行多有之其小者則道遺不拾而其大者則皇朝破後匪風之思不覺其發於言世人讀書一言

幾乎道者或寡矣又吾父嘗疏糲不繼甚矣其貧窮也而能有所不取不爲其教諸孤皆依於義理不肖之不甚得罪於鄉里者抑吾父之教然也其生也局於賤微其沒也又無以厚庇其平生獨知文字爲可貴墓而得此則庶可以慰其魂且塞余無窮之心且庶幾君子發潛闡幽之道矣余曰君之所自銘者盡矣夫何贅焉惟吾宗散處郡邑者非一而獨馬山之族自漁獵以養親親表相好無忿爭之事而劬力節用不以欲敗者人皆曰是君之善是亦可書也我宋自高麗判事大原已爲名族至進士汝翼其妹壻鄭文翼公光弼銘其表而從孫圭菴先生書焉其子進

士世一嫡無嗣子億達孫應宗至曾孫壽長以武功
級同知中樞府事娶僉樞申世根女生五男君其第
三也君字泰叟以　萬曆庚寅生卒于　崇禎壬子
之四月十四日其九月葬馬山原先兆今人周氏祔
焉今　上朝嘗推優老典君再蒙　恩自通政陞嘉
善閔公鼎重判兵曹付君龍驤衛副護軍子尚濂尚
哲而尚敏其季也爲生員士友稱其文行二女適忠
義衛李縉望梁應泗曰尚訥側出也孫後振尚濂出
也銘曰
高原深谷有表于塋何必多記然後爲銘